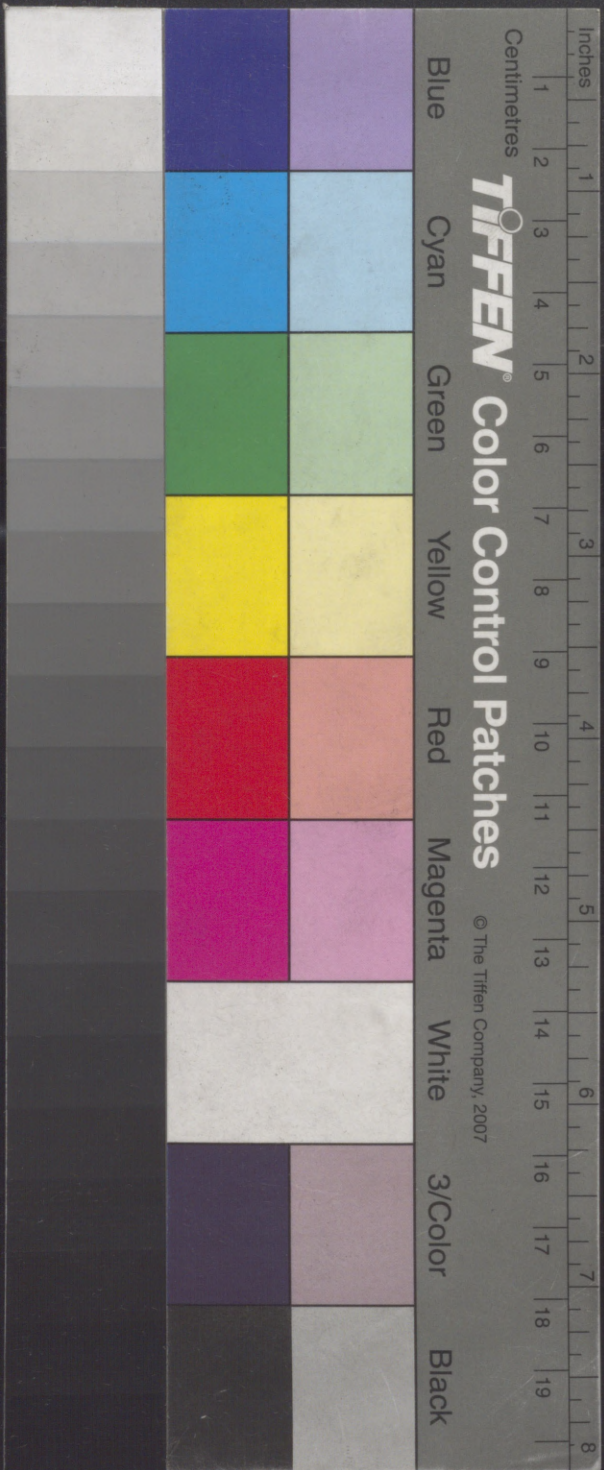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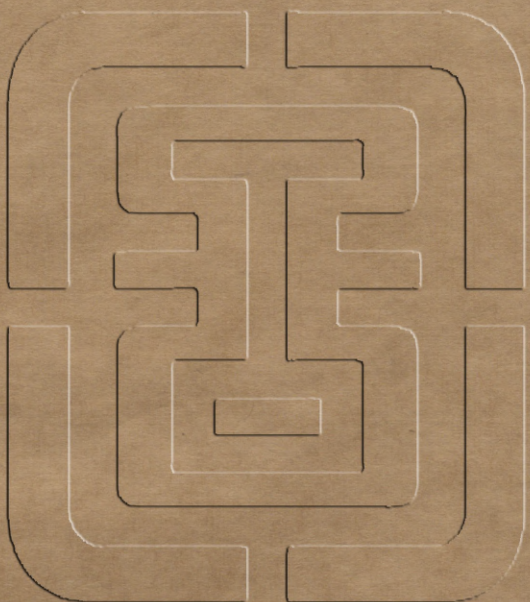




一百六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四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十七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賓奉束錦以請覲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疏正義曰白

馬幣不用束帛嫌如享也江氏永云私覲之事○吳氏章句云束

之幣但對享禮為私耳今案周禮校人曰凡國之使者其幣

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覲也云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者爾雅釋詁

文荀子曰私覲私見也云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者爾雅釋詁

也云謂彘者行聘享公事未伸其私敬今請覲是欲交其歡敬也者爾雅釋詁

執雁是見君之摯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卿執羔

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見君之摯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卿執羔

出使而見與特來異故不用羔也○禮經釋例云案覲禮享後

禮享後有覲侯親見于天子享時已申其敬無緣復有私覲也

其敬蓋聘賓代君行禮故享後別有私覲與覲時聘賓始得自申

私覲也又云大夫私覲非禮也此言朝覲之禮大夫私覲非禮也

私見此言大夫奉使出聘則有私覲也又云鄭注以君命聘則有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七

一



敬也孔疏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于已君也此  
 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  
 私覲也今以禮經證之覲禮無私覲也  
 聘禮有私覲鄭孔之說悉與經合也  
 賓者八告出辭未客有以待  
 之疏正義曰以賓行聘享大禮未也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賓者  
 入告許也疏正義曰褚氏云冠禮昏禮注讀禮為禮者從此經  
 讀禮為禮也疏正義曰褚氏云冠禮昏禮注讀禮為禮者從此經  
 詳士冠禮宰夫徹几改筵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倉大夫  
 禮曰蒲筵常縹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  
 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  
 也孤形几與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縹布純重修監本純誤  
 夫其漆几與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縹布純重修監本純誤  
 注疏俱作莞云宰夫又主酒倉者也者釋官云案周禮宰夫  
 職掌賓客之飲會注飲會燕饗也是其又主酒倉之事故此禮  
 賓實解薦籩豆脯醢皆宰夫掌之去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  
 布也者上几筵既設是為神設此為人故徹之改之而更設也  
 云賓席東上者凡設席為神面上為人東上士昏禮云主人徹  
 几改筵東上此不云東上故注補之也餘詳士昏禮云公倉大  
 夫禮曰蒲筵常縹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鄭  
 案公倉禮記又曰上大夫蒲筵加萑席此聘賓是上大夫故鄭

引以為證且欲推出下引周禮所云是筵孤之禮也云周禮曰  
 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形几者司几筵文云  
 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者鄭以公倉記所云是  
 筵上下大夫之法故以此為筵孤又因孤用形几謂卿大夫用  
 漆几案周禮五几一玉几二彤几三彤几四漆几又有素几乃  
 喪事所用吳氏疑義云卿大夫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  
 言之非實有所據也又案司几筵注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  
 夫來聘與此注不同者蓋鄭注儀禮時據公倉記推而言之其  
 周禮注未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之禮更端也疏正義曰  
 及改耳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羣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其亦  
 廟門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羣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其亦  
 三揖耳今案上行聘時及廟門公揖先入此云迎賓以入蓋與  
 賓借入彌致謙敬也敖云揖不盡與羣同處以此云迎賓以入  
 迎者已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  
 賓故享不出迎而禮賓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疏正義  
 出迎是已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  
 受几者公自受几於宰夫無損相也注云今文無升者鄭以  
 此經宜有升字故從古文也授几之禮詳有司徹授尸几下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紛尊者疏正義曰  
 釋文云紛或作被李氏云內拂几拂之向已也紛被也敖氏  
 云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謂橫執之凡執  
 是詩經釋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几皆橫執之惟設時乃縮也盛氏云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几蓋西北鄉也敖云南面授公非注云內拂几不欲塵坌尊者是解所以內拂之意也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據觀禮記几俟于東箱也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賓進就疏正義曰外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既拂也振袂去塵也中攝之謂二手於几之中央攝之也蔡氏云中攝之便賓執兩端也儀禮紉解云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間此中攝之君禮異也注云進就賓也者前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而楹而東面此公升特賓亦升不言者擯者告以公省文也賓在西楹而東面故知進西鄉為就賓也擯者告以公授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疏正義曰賓進進至仍前至設几乃北面注云未設也者謂几未設也賈疏云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云今文訝為梧者惠氏棟古義曰公倉大夫禮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受疏云梧即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本作梧訓為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段氏王裁云說文梧並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並不順也相迎者必相並古亦通用逆為並又段氏以梧受為梧之譌胡氏承琪云案釋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

頭相觸梧也梧之為梧亦由公壹拜送公尊也古疏正義曰敖聲近假借非必字之譌也

者送几之常禮必著之者以賓答再拜稽首嫌此拜為再拜也注云公尊也者以公尊於賓故壹拜也云古文壹為一者詳

士冠禮賓盥卒賓以几辟逡道疏正義曰逡北面設几不降階壹揖壹讓升下賓以几辟逡道疏正義曰逡北面設几不降階

上答再拜稽首成也凡賓左几凡誤几嚴本亦誤校勘記云集釋通解俱作几張氏曰疏上几作几從疏○公壹拜而賓

答再拜稽首臣禮也注云不降几主人禮未成也者敖氏云不降拜盛禮也此禮賓之禮以用幣之禮為盛今案下送幣公

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是禮賓之禮至用幣乃成故此受几及下受醴皆不降拜而受幣則降也云凡賓左几者士昏禮賓以

几拜北面設于坐左之是也言几者見為人設几皆如是神則右几亦見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

士昏禮宰夫實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實解以醴自東箱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楊氏

不面繼不訝授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楊氏經釋例云考士冠禮賓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皆不自酌

而用贊者酌之至士昏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之是醴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實醴授公為

是禮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實醴授公為

是禮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實醴授公為







同上擡在上則執枋也注云降筵就階上者士昏禮女父體  
 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醴此當與彼同故鄭以降筵為就階上  
 即就西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於下  
 階上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醴賓  
 將厚意亦如賓禮也今案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  
 人酬賓束帛儷皮案儷皮即庭實也此及冠禮醴賓皆有束帛  
 庭實蓋禮之盛者也注云致幣也者謂庭實以束帛致也云  
 言用尊於下也者對冠禮酬賓束帛不言用也云亦受之於序  
 端者上受几于序端知此亦然也公會禮有  
 賓云公受宰夫束帛則此亦宰夫授之也建枋北面奠于薦  
 東糟醴疏正義曰注卒字嚴本及各本多作啐周氏學健云當  
 不卒裔故注云糟醴不卒作啐誤張氏爾岐張氏惠言亦皆以  
 啐為卒之譌校勘記云單疏本上冠疏引此作卒集釋此節釋  
 辭已缺尚存不卒釋三字戴震云似集釋所見本亦作卒今據  
 諸說改正○盛氏云建枋以枋插解中尚枋也敖氏云亦向擡非  
 今案建枋而奠擯者進相幣贊以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敖氏云  
 之為將受幣也擯者進相幣贊以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敖氏云  
 辭者釋相賓降辭幣不敢當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敖氏云  
 之義也疏正義曰嚴本當誤富○敖氏云  
 禮盛公降一等辭降也疏其辭吳氏章句云兩辭皆擯者傳之栗

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疏正義曰聽命聽公辭之命也注云  
 相過每等先舉一足而後足并之栗階者始升連步者足相隨不  
 上等則不連步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今案詳燕禮降拜受

疏正義曰為將公辭等般也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受而北面者禮也疏正義曰楊氏復云禮賓之禮有三節受几也  
 主於己已臣也疏受禮也受幣也三者公親受于序端而後授

賓恭之至也禮莫重於幣故賓受几受禮皆於筵前受幣當東  
 楹也敖氏云當東楹其視為君將幣者又過東矣注云亦訝受  
 受而北面者前行聘享時訝授受賓東面主君而面此亦訝受

而賓北面主君蓋南面也云禮主於己已臣也者已謂聘賓前  
 聘享是將君命故賓不北面此禮賓是主退東面俟俟君拜也  
 於己已臣也守循臣禮故北面受幣也退東面俟俟君拜也

謙若不敬疏正義曰注云俟君拜也者謂退至西階東面俟君  
 當階然疏拜即降也云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者李氏  
 云鄉飲酒禮賓主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專階者皆北面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者事畢疏正義曰賓見公拜而即降存賓雖降公猶再拜也敖  
 成禮也疏氏云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

也注云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者再拜為公盛禮  
 賓不敢當故不俟公再拜而降也云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者前

是詩經卷十七儀禮正義十七

是詩經卷十七儀禮正義十七



此授几授禮公皆壹拜此再拜者禮賓之事賓執左馬以出受  
 至此已畢故須再拜以成禮所以致謙敬也賓執左馬以出受  
 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勒疏正義曰敖氏云左馬者上  
 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疏也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  
 於西方而西上也蔡氏云庭實四馬以左為上庭下北面以西  
 為左也注云受尊者禮宜親之也者解賓自執左馬則執也  
 云效馬者并左右勒授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  
 鄭注勒所以繫制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  
 呈見此并左右勒授之者便賓之執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  
 出也者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是知餘三馬主人  
 使人牽之從賓出士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士介疏正義曰受  
 以授賓從者也注云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士介疏正義曰受  
 蓋左執幣右執馬以出也注云從者士介者鄭以下記云  
 賓之士訝受之又上云士介受賓幣故知此受馬為士介也

右主君禮賓

賓觀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  
 鄉時已請也觀用束錦碎享幣也總者總入轡牽之贊者居馬  
 閒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闕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  
 賈人之屬疏正義曰自此至序從之言私觀之事分賓觀上介  
 介特觀也觀眾介觀為三節○周禮司儀職曰及禮私面私

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鄭注云禮以體禮容私面私觀也既觀  
 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弃疾見鄭  
 伯以其乘馬私面今案儀禮見君謂之觀見卿大夫謂之面周  
 禮左傳以私觀為私面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弃疾事見昭六年  
 傳注鄉戴校集釋改鄉贊者居馬閒校勘記云賈疏居誤為  
 在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不請謂賓不辭謂主君所以  
 然者鄉時賓已請觀故今不復請主君亦不辭也敖氏謂此亦  
 賓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與注異褚氏云上已言辭  
 請禮賓矣禮後不必再請注是也云觀用束錦碎享幣也者以  
 享君享夫人皆用束帛今觀用束錦是碎享時所用幣也云總  
 者總入轡牽之者乘馬四馬也每馬二轡故知總為總入轡牽  
 之也云贊者居馬閒扣馬也者四馬而二人贊則知每一人居  
 兩馬閒以左右手各扣一馬助賓牽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闕  
 右者玉藻曰私事自闕東闕東即闕右彼注以私事為觀面是  
 也但此入門右下手闕者辭後賓仍入門左玉藻蓋據正禮言之  
 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凡臣於君皆奠而不授義詳觀禮  
 李氏云由闕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臣禮吳氏章句  
 云再拜稽首奠幣於地授馬於贊者乃拜也禮經釋例云前聘  
 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觀是以私禮見故再拜稽首也云贊  
 者賈人之屬者或疑賈人專掌圭玉不贊牽馬褚氏云注意言  
 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即指賈人云介擯者辭  
 特觀也者下士介眾介皆待行觀禮明不隨賓觀也擯者辭  
 是寺經罕賓扁儀禮正義十七



臣疏正義曰辭其賓出事疏出廟門外正義曰賓以覲事已畢擯者坐取

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

凡取幣於庭正義曰校勘記云塾闕本誤作熟有司主國有

庭北面疏司東塾門外東塾也敖氏云有司牽馬亦二人者

不可多於賓之贊也西面于東塾南鄉賓也注云將還之也

者謂擯者坐取賓所奠之幣出令有司二人牽馬以從示將還

之不敢當其臣禮也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謂贊者必待主

國有司受馬乃可以出賈疏云幣可奠於地馬不可散放故也

云凡取幣於庭北面者解擯者取幣北面擯者請受禮受之

而又言凡以廣之見取幣於庭者皆然也賓者請受禮受之

禮辭聽命贊者受其幣疏正義曰上云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

云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是擯者請以客禮受而賓許之也此

注云賓受其幣贊者受馬者謂賓受擯者取出之幣贊者受有

司牽出牽馬右之人設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

之馬也疏正義曰注云庭實先設客禮也者此牽馬入

曲禮曰效馬效疏設而下乃云賓奉幣入是庭實先設對上奉

羊者右牽之疏設而下乃云賓奉幣入是庭實先設對上奉

束錦總乘馬幣馬同入為客禮也云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

便也者馬在右人在左用右手牽之便於控制也云於是牽馬

者四人事得申也者若如前二人贊則不得云右之既言右之

明人牽一匹四馬四人得申其牽馬之常賓不總牽也敖氏云

二人受於有司而後四人牽之用四人則左先隨賓奉幣入門

入而設於西方今案引曲禮者證右之義也

左介皆入門左面上以客禮入疏正義曰注可從介校勘記云

時不同始覲時賓入門右而介不從此則賓入門公揖讓如初

升公北面再拜以公再拜者以其初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公再

也羈賓奠幣時不敢以臣禮見新之也拜者蓋蒼蒼時奠幣之拜



適其右受

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竝授者不自前

疏

正義曰前北方也吳氏章句云土受馬者自南來北至牽者

者之右而受之也者此解經適其右受其指牽馬者言也四馬

在庭北面東上牽者四人各推馬左受馬者從牽者後適牽

者右明於人東馬而受之也云此亦竝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

便其已授而去也者李氏云受不由其左者欲牽者已授馬右

還而出便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貫疏云上受享庭實之

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而居其左受皮也

此亦從東而來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

也今案受皮與受馬皆視受幣以爲節如經振幣進授下當

東楹北面即宜接云賓降階東拜送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

幣之下明君受幣即受馬也禮經釋例云凡庭實之馬右牽之

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

馬出案聘禮賓觀牽馬右之入設又賓升堂受幣之時經云士

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又公側授宰幣之時經云馬

出此聘禮賓觀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

幣以爲節也觀禮侯氏享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而

上又云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

觀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教氏繼公曰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

爲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

以堂上授受爲節又聘禮而卿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

賓問卿類正聘之享故庭實用四皮賓面卿類正聘之觀故庭

實用四馬其授受之節當亦如賓觀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

馬以出歸饗餼使使者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觀禮

郊勞賓使乘馬使者降以左驂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

賓觀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賓使乘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

舍賓使乘馬賜車服使使者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

注云適牽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疏曰享



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者賈疏云周公作經未有顯著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會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又云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作但疑事無實未可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敖氏云是時賓主相接歡敬兩蓋故特見之會禮亦然今案士冠士相見二篇辭多見於經內賈以為志記之言未確此注疑有脫

栗階升公而鄉賓階土再拜稽首拜成公少退敬誤闕之可也

疏正義曰公少退示不敢當其拜亦異於本賓降出公側授宰國之君也敖氏云少退答其反還之意也

幣馬出宜清疏正義曰敖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注云者皮幣皆東藏之下記曰賓之幣唯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馬出其餘皆東是也以上賓觀

東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以少文為貴者後言束辭之便疏正義曰降立俟介覲也注云玉錦錦之文織縟者也者也疏織縟文繫也李氏云如玉之縝密敖氏云織縟而白似玉也云禮有以少文為貴者士介之錦反文于賓與上介是以少文為貴也禮器曰禮有以素為貴者素即少文之義也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敖氏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云亦立纏束之類

兩也上介用皮變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卿也私覲之庭實用乘於賓也皮麋鹿皮疏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此禮之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攝也盛氏云執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賓也者賓用馬上介用皮是變也但庭實唯國所有或馬或皮不定經於賓覲言馬於上介言皮互文耳皮以兩殺於賓也上介若用馬則亦二馬歟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介也疏正義曰注云也者上介祇一人經兩言皆故知兼介也蔡氏云介皆奉幣從上介入門右奠幣稽首云贊者奠皮由者皮與馬殊可奠之於地故知介奠幣擯者辭亦辭其臣介逆出亦事疏正義曰此上時贊即奠皮先出也擯者辭其臣介逆出畢也疏介與眾介同以臣禮見也擯者辭之介以事畢故出耳後擯者請擯者執上受乃分覲上介以客禮見眾介則仍不敢以客禮見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眾執疏正義曰注眾執幣者校勘記云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二字楊倒盛氏云上幣上介之束錦也眾幣士介四人之玉錦也其出之次擯者在前列舉皮者從之執眾幣者在其後經以尊卑為序故先言士耳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明是從上介之幣也盛說是在注云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正義十七







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者謂自皮西進而北  
 行歷參分庭之一乃折而東行與公相當乃復北行至公所授  
 幣也敖氏云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公左  
 而北面公還南面授幣也介退公復西鄉介拜亦北面褚氏云  
 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如敖所云則是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  
 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為長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  
 授介疏正義曰注不側授授毛本作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作  
 禮輕疏授是也今案嚴本亦作授云不側授介禮輕者上賓  
 觀云公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是介禮輕也李氏云不云側授  
 蓋贊者受於公轉以授宰敖氏云文主於受者故不言側褚氏  
 云此亦鄭不側授之義為長觀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疏正義  
 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疏正義  
 執皮者奠皮於地故此坐擯者又納士介道入也疏正義曰注  
 舉之也。上介觀禮禮也。擯者又納士介道入也疏正義曰注  
 道入也者謂擯者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疏正  
 出而道之使入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疏正  
 曰賓與上介初以臣禮見辭之終以客禮見此士介仍入門右  
 奠幣用臣禮者士介卑故也吳氏章句云初擯辭時雖隨上介  
 聽命然分又卑於上介擯者辭介迎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  
 終不敢以客禮見也擯者辭介迎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  
 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為之辭士介賤疏正  
 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疏正義

曰注一請下校勘記云楊無受字主君下嚴本有也字校勘記  
 云徐本集釋俱有也字通解無○敖氏云公於士介亦辭之者  
 以其非己臣也奠幣者四人惟執其上幣以出又但禮請受而  
 已皆殺於上介也盛氏云上幣士長一人之玉錦也注云禮  
 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者謂一請不從即聽之不再請也云  
 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者此釋經士介不辭  
 而言賓辭之義也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者賈疏云下士介  
 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  
 李氏云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今擯者禮請受明  
 無固辭也下士介而大夫時賓亦一辭耳今案賈李之說是也  
 放氏以固非衍字褚氏云敖謂一辭而得公答再拜擯者出立  
 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公答再拜擯者出立  
 于門中以相拜西商公乃遙答拜也相者贊告之疏正義曰公  
 答其奠幣之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  
 是也注云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西商公乃遙答拜也  
 賓者出故知立門中闕外也知西面者以士介在門外之西東  
 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答拜也云相者贊告之者謂  
 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皆碎位遂遁也疏正義曰碎即遂遁  
 士介故云相也士介皆碎位遂遁也疏正義曰碎即遂遁  
 拜不安其位而遂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上幣來也疏正義曰  
 遁所以為敬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上幣來也疏正義曰  
 是壽巫淫賈扁儀禮正義十七



之士也擯者已執上幣故取幣祇須三人此言取幣則前不隨  
 上幣出也東上以公在東方也注云俟擯者執上幣來也者  
 賓辭時上幣在擯者手因有相拜之事擯者進所也疏正義曰  
 未授宰夫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擯者進所也疏正義曰  
 公所也者謂擯者自闕外入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  
 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宰士介幣疏正義曰注云使  
 宰受於公左士介幣宰夫受於士敬之差疏正義曰注云使  
 介幣輕也者以士介幣輕故使宰夫受也江氏筠云謂受於士  
 放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案經於介私面云老受擯者幣于中  
 庭又記詳賓之私獻云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則放說是也云受  
 之於公左者少儀曰贊幣自左經未言故注明之也云賓幣公  
 側授宰者即上賓觀時公側授宰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  
 左者即上介觀時宰自公左受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  
 其敬有執幣者序從之當一受之疏正義曰注云序從者  
 差等也執幣者即上坐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  
 者案執幣者即上坐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  
 故此執幣之三人以次授之也然經不云授宰夫幣而云序從  
 明是宰夫受幣以東執幣者以次從之而東也  
 敖氏云士三人從宰夫是也○以上眾介觀

右私觀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賓既告事畢眾介逆道賓而出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賓不  
 逆道賓也但斯時賓及眾介俱在廟門外此逆道賓出者謂出

中門及大門也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眾介亦逆道賓出者謂出

出眾擯亦逆道者

謂眾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公在後

外陳擯注云未介

未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此疏及大門內公問

擯及賓並行中

問相去亦三丈六尺此疏及大門內公問

君鄉以公禮將

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

也時承擯紹擯

亦於門東北面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

據伯玉使人於

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疏

正義曰注鄉戴

校集釋改羈一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者

乃為之也云賓

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眾介亦在其右

少退西上者始

入門之位即聘時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眾

介隨入北面而

上少退是也去於此可以問君居處如何序殷

君命南面者即前賓入門左注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

是壽經釋賣扁儀禮正義十七



是也但上擯以往來傳命於賓故南面而彼注云上擯進相君當亦南面也故氏以為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恐非遽伯玉事見論語憲問篇鄭引之以此為公問君之類賓對公再拜其無者朱子云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賓對公再拜其無賓亦疏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陳本缺○云拜其無恙者無恙墜人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吳氏章句云公再拜慶之韋氏協夢云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答賓之拜也今案據司儀云問君客再拜對則韋說是云公拜賓亦辭者初迎賓入門時公再拜賓辭故知此亦辭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以道疏正義

曰問毛本誤門校勘記云闕本誤以音為注以注為音葛本遂脫此注○王氏士讓去俚言問大夫則上大夫卿該之於君則拜其無恙於大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夫問之而已

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也足矚如也賓退必疏正義曰注云公既拜客趨辟者周禮司復命曰賓不顧矣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對趨辟鄭注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

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今案周禮較此經稍詳而大槩則同注亦可以互證此注云客趨辟者即本周禮文也云君命上擯送賓出者以降等之客君趨送於大門內故命上擯送賓出也云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者賓雖出君猶立而待之故上擯送賓出大門必以賓不顧回告君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與介之辭未知所出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此亦見說苑李氏云凡去者不答拜款氏云凡主人拜送賓皆不顧經於此見之者明於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引論語云云見鄉黨篇此引以為反告賓不顧之證也賈疏云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也江氏永云案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之意鄉黨記拜送賓賓但趨避而不答拜遂不顧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為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即是禮當如此當時為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誦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







耳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牲疏正義曰自此至無償言主  
 殺曰饗生曰餼今文歸或為饋君使人歸饗餼於賓介之  
 事○使卿者以賓是上大夫齊敵也五牢者一腥二皆饗也  
 生二餼也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者李氏云周禮司服先  
 序祭服次韋弁服次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故云敬也云韋  
 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者字林韋  
 柔皮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韎是赤黃色詳士冠禮蓋皮以茅  
 蒐染之故其性柔釋名云以韎韋為弁謂之韋弁是也周禮司  
 服曰凡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為兵服而歸饗餼用之者以聘用  
 皮弁皮韋同類取其相近故也云其服蓋韎布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  
 者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  
 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今案司  
 服注謂衣裳亦用韎韋為之者蓋據左傳國語皆云韎韋之跗  
 注又漢時伍伯緹衣緹丹黃色與韎亦近故也又鄭氏六月詩  
 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  
 同服則卿大夫鄭戎當以韎為裳韎亦朱類也韋弁之制自以  
 司服注為正此注云韎布以為衣而素裳則衣用布而不用韋  
 裳用素而不用韎皆與司服注異賈疏謂入廟不可純如兵服  
 其說或然但韎布他書無考鄭云蓋則亦疑而未定之辭耳陳  
 氏祥道謂韋弁即齊弁敖氏從之今案齊弁為士服而韋弁通  
 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齊弁用布韋弁用韋齊色近五入之  
 緹而韋用一入之韎固有不容強同者陳氏說非也云牲殺曰

饗生曰餼者饗兼餼與腥言皆是已殺者餼是生物故以生與  
 殺對言之鄭注論語告朔之餼羊亦云牲生曰餼也云今文歸  
 或為饋者胡氏承琪云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釋  
 文竝云歸鄭本作饋蓋魯論皆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儀禮則  
 古文作歸今文作饋鄭又從古文作歸鄭從古文作饋此儀禮則  
 儀禮古文不必與論語同也又論語詠而饋鄭注云饋酒食也  
 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詳鄭意是魯論直以歸為歸還之歸與古  
 論饋餉異義故鄭必從古作饋此經古文作歸者本與饋同義  
 故不必改從饋今案士虞禮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  
 注云饋猶歸也二字義本通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  
 當以疏正義曰注云尊服謂皮弁服下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  
 尊服疏外是也或疑注朝服示不受之說不知朝服卑於皮弁  
 若賓既辭之而仍服受之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疏正義曰  
 服有是理乎注說未可易也注云入賓所館之疏正義曰  
 辭是一辭而許矣故即入陳也注云入賓所館之疏正義曰  
 者謂有司入賓館陳設之也知館必於廟者下文揖入及席門  
 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廡是也義詳彼聘義曰餼客於舍孔疏  
 云於舍謂於賓館也或謂注以饗餼為積似誤案周禮宰夫注  
 云積謂牢米薪芻則下所陳亦積之屬也萬氏斯大云聘義曰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考  
 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飧是一積也臨行當更有饋遺以供其狂道  
 積也此所以供其狂館之資也臨行當更有饋遺以供其狂道  
 是壽經釋義編儀禮正義十七



之需是三積也故曰出入三積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  
 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飧  
 之禮飪腥凡二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益分言  
 腥饋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益分言  
 之曰飧曰饗合言之則饗謂飪疏正義曰周禮天官序官注云  
 曰積今案萬說是也饗與腥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  
 亨煎和飪也是饗兼飪與腥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  
 而言故經以饗總目之也

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膾腸胃同鼎膚鮮魚鮮

膾設局鼎脚臠臠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臠脚臠臠陪之庶羞

膾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燔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

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

引物者宗廟則麗牲勇以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牲臠諸

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本俱作臠釋文集釋作臠今案

嚴本作臠與說文合從之校勘記又云唯燔者有膚陸氏曰燔

一本作燔音潛膚嚴本作獻今案膚下此字嚴本作北黃氏不

烈云案膚此為獻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

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

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敖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

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飪熟也熟食不可

久停放腥有多寡而飪皆一牢鼎九即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

膾九者也設于西階前統於賓也陪鼎即羞鼎其數三即下所

陳脚臠臠是也陪鼎與鋼異辨見六鋼繼之下東面鼎皆東向

也北上鼎居北者為首也上當碑者正鼎以牛為上陪鼎以脚

為上謂鼎之上者北與碑齊其次向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

言鮮則此魚臠也鮮膾析而未乾也鼎與局鼎之制詳士冠禮

蓋字鄭賈無釋敖氏郝氏以為發語辭盛氏云正鼎曰臠陪鼎

之需是三積也故曰出入三積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  
 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飧  
 之禮飪腥凡二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益分言  
 腥饋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益分言  
 之曰飧曰饗合言之則饗謂飪疏正義曰周禮天官序官注云  
 曰積今案萬說是也饗與腥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  
 亨煎和飪也是饗兼飪與腥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  
 而言故經以饗總目之也

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膾腸胃同鼎膚鮮魚鮮

膾設局鼎脚臠臠蓋陪牛羊豕陪鼎三牲臠脚臠臠陪之庶羞

膾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燔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

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

引物者宗廟則麗牲勇以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牲臠諸

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本俱作臠釋文集釋作臠今案

嚴本作臠與說文合從之校勘記又云唯燔者有膚陸氏曰燔

一本作燔音潛膚嚴本作獻今案膚下此字嚴本作北黃氏不

烈云案膚此為獻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

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

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敖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

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飪熟也熟食不可

久停放腥有多寡而飪皆一牢鼎九即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

膾九者也設于西階前統於賓也陪鼎即羞鼎其數三即下所

陳脚臠臠是也陪鼎與鋼異辨見六鋼繼之下東面鼎皆東向

也北上鼎居北者為首也上當碑者正鼎以牛為上陪鼎以脚

為上謂鼎之上者北與碑齊其次向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

言鮮則此魚臠也鮮膾析而未乾也鼎與局鼎之制詳士冠禮

蓋字鄭賈無釋敖氏郝氏以為發語辭盛氏云正鼎曰臠陪鼎











器也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而注云鉶菜和羹之器是鉶為器名故說文云鉶器也鉶以盛和菜之羹因又以鉶為羹名鄭注士虞禮云鉶菜羹也注特牲禮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詩閟宮毛包載羹毛傳羹大羹鉶羹也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也段氏說文注云案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盛之于登鉶羹盛之于鉶鉶羹菜和謂之芼其詳在禮經鉶經典亦作鉶非正字也內饗職鉶作刑亦假借字今案說文有鉶字云似鍾而長頸鍾酒器也據說文鉶與鍾相次則鉶為酒器與鉶異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以上以銅為之諸侯節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聶氏又云鉶是羹器即鉶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然則據羹在鉶則曰鉶羹據器言之則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楊氏儀禮圖亦因之今案此說甚誤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鉶則鉶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鉶三十有八鼎簋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鼎簋十有二子男鉶十有八鼎簋十有二鄭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謂不殺則無鉶與鼎非為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鉶鼎即陪鼎後人沿其誤蓋鼎以盛牲體鉶以盛煮牲肉汁鉶羹亦出於牲故必殺牲乃有之禮經釋例云聘禮堂上六鉶牛以西羊豕

豕南牛以東羊豕又面夾四鉶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而東上牛以西羊豕南豕豕以東牛此皆用大牢者故鉶羹有牛羊豕之別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鉶取一豕鉶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鉶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注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此皆用少牢者故鉶羹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鉶于豆南特牲禮陰厭兩鉶鉶設于豆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羹而已是也又云鹽菜者所以和羹也凡鉶羹皆有之公食記曰鉶羊牛藿羊苦豕薇皆兩簋繼之梁在北方者梁稻加有滑是也今案鉶羊牛藿羊苦豕薇皆兩簋繼之梁在北方者梁稻加也凡饌屈疏正義曰郝氏云簋以盛稻梁兩簋稻梁各一繼鉶也者簋籩同類今不次簋而次鉶後以見其為加也云凡饌屈也者籩籩同類今不次籩而次鉶後以見其為加也云凡饌屈籩要相變者是廣言設饌之法此節不言屈籩者以兩簋止一行也稻梁詳公食記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壺酒尊也禮籩詳公食記正義曰西序堂上之西牆也郝氏云酒八壺梁酒不錯者酒疏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相竝向南陳也今案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祭祀共酒以禮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此注云壺酒尊也者謂盛酒之尊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禮記禮器注壺大一石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奇飾又為盛水之器見周禮序是皆經傳實屬儀禮正義十七



官挈壺氏注又禮記投壺釋文壺器名是又為投壺之器也云  
 酒益稻酒梁酒者謂稻梁各四壺也賈疏云以下夫人歸禮酸  
 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  
 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為稻梁者稻梁  
 是加相對之物故也敖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梁也稻黍各  
 二壺稻在北黍次之梁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管米之例褚氏云  
 注謂稻梁二種各四壺賈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取酌今案八  
 壺之實經無明文鄭敖各以意言之而鄭說較確云不錯者兩  
 兩竝設先稻後梁不禱錯陳之云酒不以禱錯為味者是釋所  
 以不錯之意也○此設于戶西者八豆八簋六銅兩簋及西序  
 入壺共三十二器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  
 皆陳于堂上也

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銅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

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

在北墉下  
 疏正義曰西夾設豆之次賈疏據公會禮謂先設韭  
 菹其東醢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麋麋麋而菹菹又  
 有異矣唯郝氏敬云韭菹在西北其東為醢醢醢醢之南昌本  
 昌本之南麋麋麋麋之西菹菹菹菹之北鹿麋鹿麋之北韭菹  
 故曰屈其說本西北上賈疏之文實於經義有合秦氏蕙田說

亦同當以此為正義氏兆錫盛氏世佐皆嘗更定六豆次序而  
 與經未符故不錄郝氏又云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  
 北東為稷稷南為黍黍西為稷稷南又為黍黍東又為稷故曰  
 錯亦是也朱子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而上者皆東陳此經而  
 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至兩簋下結云皆二以竝南陳又云  
 六壺西上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而陳則是東  
 面之饌自簋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而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  
 于東墉下南陳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簋銅簋皆與  
 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秦氏蕙田  
 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二夾所陳六豆最北亦簋在豆南  
 四銅在簋南兩簋在銅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  
 豆簋銅簋在西夾者東陳在東夾者而陳與經文不合今案楊  
 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六壺之酒鄭無注敖氏則謂稻酒  
 黍酒梁酒各二壺未知是否二以竝東陳者謂六壺兩兩竝設  
 自西而向東陳之也注云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者鄭意以  
 豆簋銅簋皆在西墉下自北而南則豆之東尚有餘地故以東  
 陳為在北墉下向東陳之也鄭知在北墉下者以其統於豆也  
 敖氏謂壺不著其所蓋亦近于簋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  
 似則已疑鄭說郝氏乃謂壺在南墉下不知夾固無南墉也西  
 夾東夾之制已詳前設飧節而夾六下○王氏士讓云西統于  
 賓故飪先陳在西堂上之饌饌于東方亦如之東方東疏曰盛  
 亦于西而夾之饌亦先敘儀禮正義十七



氏云案之指而夾也如者如其六豆北上以下西北上亦非菹  
 至皆二以竝南陳之儀也唯設于東墉下為異西北上其東醢  
 醢疏正義曰李氏云雖陳于東墉下其陳亦以西北為上悉與  
 也疏西夾同嫌統于東墉以東北為上故著之注云亦非菹  
 其東醢醢也者上面夾設豆之次云非菹壺東上面陳亦在北  
 其東醢醢明此亦然是以西北為上也壺東上面陳亦在北  
 於疏正義曰此亦以豆面有餘地故在北墉下自東向西陳之  
 豆疏統於豆也○以上設於而來八豆八簋四銅兩簋六壺凡  
 二十四器東夾亦然其四十八器唯壺東面陳為異餘兩夾位  
 次悉同褚氏云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飪  
 兩夾之饌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  
 配腥太鑿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  
 也醢肉疏正義曰周禮醢人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醢人云  
 陰也疏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彼注云致饗醢時是醢醢百  
 饗也王氏士讓云醢醢二物乃飪腥與醢諸品所宜相調和者  
 故敘次於飪腥之後以見其為百物之所需也○今案饗詳既  
 夕禮饗三醢醢屑下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謂在飪鼎  
 腥鼎二者之中央也前設鼎云上當碑是鼎在碑南此云夾碑  
 則似半在碑南半在碑北矣十以為列蔡氏云謂左右直列吳  
 氏疑義云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之東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  
 之西十饗為列是也云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者蓋以東  
 為陽方面為陰方也放氏則云醢在東醢為尊也褚氏云穀陽

肉陰而分東面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為義乎今案褚說是也惠  
 氏云醢醬也後儒誤以為醢始于廣雅古有梅無醢離騷吳酸  
 亦非醢疏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西牛羊豕  
 也俟考

醢生也牛羊右手牽之疏正義曰牛羊豕各二也陳于門西廟門  
 豕東之寢右亦居其左疏謂生牛羊豕各二也陳于門西廟門  
 內之而為其踐汚館庭使近外也北面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  
 牛羊豕六者相間其為一行疏放氏云二牢為一列變於腥亦以  
 惟有牢故也東上門而之位然也亦變於饗○校勘記云張氏  
 曰注豕東之案疏云豕束縛其足亦北首經云牛以面羊豕則  
 豕在羊面言東非也束字誤作東爾從疏案嚴徐鍾本俱作束

云醢生也者詳前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曰放馬效羊者  
 右牽之是也用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矣云豕束之寢右亦居  
 其左者賈疏云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  
 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疏注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  
 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土右土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

面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  
 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百筥筥半解設于中庭十以

為列北上黍稷稻皆二行稷四行庭實固當庭中言當庭者  
 醢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疏正義曰筥竹器詩維筐及筥毛傳  
 庭則設碑近如堂淡也疏圓曰筥是也此筥以盛米與下記

是詩經罕賣扁儀禮正義十七



四秉曰筥之筥殊下記又云十斗曰斛則半斛五斗也注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賈疏云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于中庭享受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褚氏云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言階間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嚮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于庭少南非矣云東西為列列當醢醢南亦相變也者李氏云醢醢言醢在東則南北為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為列米繼醢醢設之知在醢醢南也今案經云十以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與上醢醢百舊自北而南直陳之者異故云相變也李氏又云米以黍稷為正稻梁為加故南北兩端陳黍稷而稻梁于其間設之郝氏云稷獨四行稷百穀長用廣也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淡也者李氏云醢醢夾碑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醢醢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淡而鄭言設碑如堂淡則碑東當洗也○敖氏云此米從餼者也禮經釋例云敖以此節在餼二牢之下故望文生義以為從餼非也以米言之簠簋之米從餼二牢各一牢堂上之饌六西夾經例甚明考之下經歸上介饗餼腥各一牢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下即云筥及饗如上賓則米筥在醢醢百舊節之上絕闕誤在餼可知米百筥節似非其次宜在醢醢百舊節之上絕闕誤在餼

二牢節之下也今案簠簋之米係已炊為飯者故從餼二牢筥米係春熟可即炊者故從腥二牢米係雷以備用者故從生二牢釋例說似亦可從俟考○此以上皆陳于門內門外米三十車車者聘義曰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是也

秉有五筥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秉斛也筥讀若不數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三十唐石經作卅下數今文筥或為逾同注五筥五序徐陳闕葛俱作伍○設于門東廟門外之東也下門而放此為三列東陳謂每十車為一列首一列在面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輓之非駕牛馬者注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者上飪一牢腥二牢合三牢皆外牢也故米三車禾亦三十車是皆視外牢也米禾視外牢下經文云秉數數名也秉有五筥二十四斛也者秉數皆量器之數名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通為二十四斛也每斛十斗故下記又云二百四十斗也此秉亦與四秉曰筥之秉殊詳下記云數讀若不數之數今文數或為逾同注五筥五序徐陳闕葛俱作伍○設為逾者胡氏承拱云鄭云不數之數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數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數音數錢之數是也賈疏以不數亦為數名恐非今文數為逾者逾疑當作廛說文廛下云廛器也从口俞聲玉篇廛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即論語與之庾之庾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為庾與賈逵左傳注唐尚書

儀禮正義十七



國語注皆合今案據此則逾即庾也。穀庾皆十六斗量名而鄭從古文作籩者周禮陶人庾實二穀。鄭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然則二穀二斗四升又非十六斗之庾。周禮疏謂庾本有二法。鄭恐與實二穀之庾混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陳耗數名也。三疏正義曰禾亦為知也。注云三秬千二百秉者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耗四百秉為一秬則三秬千二百秉也。薪芻倍禾此所以厚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疏正義曰薪設殮節下。菽氏云倍禾謂車數也。獨言倍禾者以其相類而相等故也。盛氏云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秉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每車束數未聞。今案禾三十車倍之則薪芻各六十車也。注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云倍禾者以其用多也。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云薪從米芻從禾者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賈疏云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竝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軒者以其向內為正故也。秦氏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為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軸則皆北。鄉菽氏以東陳為西。轅者非今案秦說是也。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是統上文言之。厚重禮謂厚此聘禮也。下

引聘義即以明所以厚之之意。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此引無者守。此以上皆陳于門外者。聘義曰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大夫陳於外是也。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大夫也。疏正義曰賓不韋弁嫌其加於致君命時之服也。外門即大也。門迎于外。門外敵禮也不答拜亦為人使之禮然也。注云大夫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為上大夫故散文亦稱大夫也。故云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為上大夫故散文亦稱大夫也。揖入及席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諸侯行舍於大夫諸公。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揖入亦有每曲大夫行舍於大夫諸公。疏正義曰揖之節經不言者文省今案菽氏以為廟有外門者臆說也。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經上云揖入入大門也。下云賓揖入謂大廟門也。入大門賓與使者入入廟門則賓揖先入。故注云云。使正執幣賓俟之於門內也。知使者止執幣者以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云謙也者前聘時公揖入立于中庭。此俟于門內是謙也。菽氏云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者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是也。去諸侯舍於祖廟者禮運疏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今案鄭知舍於諸公廟者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差之故知是書經釋義十七



諸侯行不舍於諸侯廟而舍於其孤廟也云大夫行舍於大夫  
廟者即記所云卿館于大夫也此鄭因及廟門而申言之以明  
賓館在 大夫奉束帛 執其所 疏正義曰束帛所 入三揖皆行  
竝也使者尊 疏主人也此使者即大夫主人謂聘賓賓在館則為  
不後主人 疏主人也此使者即大夫主人謂聘賓賓在館則為  
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  
也 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  
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  
古文曰 疏正義曰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者儀禮經內大率  
三讓 疏多言三讓然必主客俱讓至三而後謂之三也此經  
但言讓不言三者 褚氏云主人第三讓客遂不辭而先升主讓  
三而客讓二故云不成三也云凡升者主大讓於客三敵者則  
客二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者 胡氏承琪云凡升階之  
禮主人先讓於客而客辭之至主人三讓客亦三辭其數適均  
于是主人先升客從之此由主人與客敵或主人尊皆主人道  
客先升故主客適以三讓而升也今案此注是廣言三讓之法  
辭亦讓也云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者謂主人一讓而客  
一辭再讓而客再辭至主人三讓則客不辭而即升是無三讓  
矣此注即據此經大夫先升言之以明經不云三之義也使者  
即謂大夫也云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者案注今疑令

之說言設令使者三讓也張氏爾岐云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  
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又云公雖尊當其為主人  
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今案注云公雖尊亦三  
讓乃許升者此據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是公先升而經亦言  
三讓明其為主人之道如是與此異也 胡氏又云此經大夫歸  
聘賓饗餼大夫奉主君之命而來尊其君命故讓大夫先升若  
觀禮郊勞至于階使者則不讓而先升矣此後聘賓問卿至于  
階讓賓升一等鄭亦不從古文作三讓亦以賓先升不能成三  
讓也今案此說極明云古文曰三讓者此鄭從今文無三字而  
疊出古文於注也 褚氏云鄭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  
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今  
案此節賈疏本欠明 敖氏又為宜從古文之說于是駁注者紛  
紛而經義晦矣今據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階上也 疏正義曰注  
張褚胡諸說申之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階上也 疏正義曰注  
義焉故升階由階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  
餼亦如之 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也賓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  
階上也賓降階而再拜東階之面也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  
拜訖又降拜也今案經云拜餼亦如之是饗與餼分兩次拜矣  
張氏謂成拜訖又降拜盛氏以拜餼亦如之在大夫辭之上則  
拜雖兩次升階只一番也蔡氏疑拜餼亦如之在升成拜之後  
是皆經字實屬 儀禮正義十七



蓋與張大夫辭升成拜尊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辭亦稱君命說同大夫辭升成拜尊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辭亦稱君命  
拜君臣之禮皆然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疏正義曰注以爲尊賓恐非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疏正義曰云注夾嚴本作夫張曰杭本以夫爲失監本作夫而于堂中而  
有也字云趨主君命也者斯時大夫在面賓不受于堂中而  
至堂中之面受之是急趨君命也敖氏謂四分楹間一在西則非  
氏以爲中堂與面楹之閒是也敖氏謂四分楹間一在西則非  
矣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出迎欲償之疏正義曰云  
門也校勘記云注賓徐本集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  
俱作擯今案戴校集釋云伯擯訛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  
升一等大夫從升堂也皆北面疏正義曰揖讓如初謂如前大  
階讓蓋亦不成三也胡氏承琪云聘賓償大夫則正用尋常賓  
主敵體之儀可符王讓矣乃去揖讓如初者蓋償禮略也其後  
賓問卿至于階讓賓面卿云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  
則主人先升而亦云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歟注云賓先  
升敵也者前歸饗餼大夫奉君命尊故先升此賓亦先升者以  
償禮賓主體敵亦得先升也云皆北面者以下始云賓奉幣而  
面大夫東面明庭實設乘馬乘四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不  
此時皆北面也庭實設乘馬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不

降使之疏正義曰設庭實受束錦將以償大夫也高氏愈云卿  
餘尊疏郊勞以束錦償之此于致饗餼復然蓋欲聯二國之  
好而致其慇懃如此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者大夫即使者  
禮經釋例云注蓋謂使者奉主君之命來有主君之餘尊故不  
降賈疏未能發明斯義褚氏云敖謂降堂受錦辟君賓奉幣而  
禮是也至解不降之義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爲優賓奉幣而  
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疏正義曰幣大夫對北面當楹  
再拜稽首稽首尊君客也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君客也者義  
氏云以賓稽首受其君命故因其禮而答之也說亦通云致對  
有辭也者謂賓致幣當有辭大夫對亦當有辭但文不具耳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疏正義曰俟者俟賓拜  
授尊君之使者以經云受幣南面故知授者北賓再拜稽首送  
面也賓北面而夫失南面以其爲君使尊之也賓再拜稽首送  
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庭門從者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同等  
既稽首拜受則賓亦宜稽首拜送也注云再拜而不稽首大夫  
受之者前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從者訝受馬故知此償禮大  
夫執左馬以出亦從者訝受之也又觀禮郊賓送于外門外再  
勞侯氏償使者使者以左驂出與此同  
是寺經解賣扁儀禮正義十七



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

客之治令訝聽之疏正義曰前迎于外門外故此送亦于外門

此拜亦皮弁服疏外也李氏云案鄉射禮明日賓拜賜于外門

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饗餼亦于大門外也拜于大門外而云拜

于朝則諸侯外朝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

亦殊拜也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

文據原本作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

訝為之導也○以上卿歸饗餼於賓士介饗餼三牢飪一牢在

面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

以兩也○注也字集釋無云飪鼎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

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

大夫上介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也歸饗餼先賓後介

非必同時以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必賓禮畢而後能即

已館受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而夾亦如之

筓及饗如上賓凡所不賤者尊介也言如疏正義曰注客集釋

字同亦當作容許宗彥云客不誤明以此介為賓客耳今案許

說也是也云凡所不賤者尊介也者謂凡饌之數同於賓者皆

以尊介也云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經云筓及饗如上

賓筓即未百筓饗即醢醢百饗與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

郝氏云此而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蔡一牢門外米禾視外

氏云米醢醬不殺常用等也說可附存餼一牢門外米禾視外

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飪疏正義曰外

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

大門外故此送亦于外門

外主人不見知此拜饗餼亦于大門外也

于朝則諸侯外朝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

亦殊拜也注云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引脫一訝字盛氏云

訝為之導也○以上卿歸饗餼於賓士介饗餼三牢飪一牢在

面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

以兩也○注也字集釋無云飪鼎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疏正義曰三牢者飪一腥一

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

大夫上介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也歸饗餼先賓後介

非必同時以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必賓禮畢而後能即

已館受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而夾亦如之

筓及饗如上賓凡所不賤者尊介也言如疏正義曰注客集釋

字同亦當作容許宗彥云客不誤明以此介為賓客耳今案許

說也是也云凡所不賤者尊介也者謂凡饌之數同於賓者皆

以尊介也云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經云筓及饗如上

賓筓即未百筓饗即醢醢百饗與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

郝氏云此而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蔡一牢門外米禾視外

氏云米醢醬不殺常用等也說可附存餼一牢門外米禾視外

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凡飪疏正義曰外

介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筓設于門外米設當門亦十為列

其南而上疏正義曰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筓設于門外



然下記言士無饗則士介本無饗矣闕疑可也注云牢米不入門略之也者上文賓餼陳于門而米設于中庭皆在門內上介亦如之此言設于門外是不入門故云略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牢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而為異耳今案褚氏當門牢亦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而為異耳今案褚氏明云此注面上恐是東上之訛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紼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疏正義曰注云嚴徐通解俱作上今案作上誤也云執紼牽之者紼所以繫制牛者少儀曰牛則執紼牽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也云東面致命者謂宰夫手館門外東面以君命致之也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此宰夫士也故朝服下士介亦以朝服受爵同也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此無束帛是略也亦者亦上牢米不入門也云士介而面拜迎者以其為主人故知出門而面拜迎也上經云門外米禾視外牢此無外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薪芻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於牢受由前東面授後適宰疏正義曰上注云士介而面拜迎云受於牢東拜自半後適宰夫右受者謂受時于牢東拜訖由牢後適宰夫之右受牛斯時宰夫蓋亦北面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謂由牢前無餼既受拜送之矣明日眾介亦疏正義曰東面以授從者也無餼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疏正義曰

記云唐石經嚴徐陳闕葛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擯李氏云擯當作償下經記無擯及注不擯賓同秦氏蕙田云案償石經及宋元本皆作償與監本同從之○賓上介受饗餼皆已改正今案毛本作償與監本同從之○賓上介受饗餼皆已改正今案償義詳下記無饗者無償下注云既受拜送之矣者謂士介既拜受宰夫亦拜送之經不言者略也云明日眾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賓受君賜必拜於朝眾介自無不拜之理故注補之眾介兼上介在內此節注皆以補經所未及也○以上宰夫餼士介

右歸饗餼於賓介

賓朝服問卿不皮弁別於主疏正義曰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事分四節賓初以君幣問卿次以私幣問卿一也次上介特面次眾介皆面二也次上介以君幣問卿次以私幣問卿一也次上介特面以私幣問卿次以君幣問卿次以私幣問卿一也次上介特面聘之明日拜饗餼于朝返即備舉此禮○高氏愈云聘本為君也而因以及其夫人而并以其問其卿大夫則凡內外尊卑之無不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睦於鄰者大矣注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覲等禮皆皮弁此不皮弁而朝服是不敢與正禮同服故云別於主君也云卿每國是青徑罕賣扁儀禮正義十七



三人者詳前君與卿圖事下鄭言此者見問徧  
 及三卿其下大夫則惟使至已國者問之也  
 禮也祖疏正義曰賓問卿不辭而即受之者賈疏云初君送  
 王父也疏客之時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  
 辭今案下記云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是也注云重賓  
 禮也者謂不受手禰廟而受于祖廟是重之也云祖王父也者  
 賈疏云大夫三廟有別于者立大祖廟非別于者并立曾祖廟  
 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祖廟以其  
 諸侯受於大祖廟大夫受于大祖廟無士擯者既接疏正義曰校  
 下君故受於王父廟大夫受于大祖廟無士擯者既接疏正義曰校  
 唐石經作大誤前主君接賓有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  
 紹擯此則但使下大夫為擯而已蓋禮簡於君也李氏云不必  
 備士擯是也敖氏云大夫為擯而已蓋禮簡於君也李氏云不必  
 而用大夫為上介之意同注云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  
 之者謂行聘享時卿已與賓相接故急見之吳氏疑義云注說  
 曲而未當夫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廢之今  
 案吳說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  
 似是

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席門大夫揖入入者省內事也疏正

日擯者下大夫也大夫即卿也下同朝服如賓服也大夫亦有  
 每門每曲揖者盛氏云大夫三廟茲受於祖廟祖廟在大祖廟

之東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又多東行一曲也王氏士讓云  
 案大夫二門入大門東曲又北曲而至於都宮門然後及廟門賈  
 疏仍主廟制一列之說誤今案公迎聘賓在大門內大夫迎賓  
 在大門外故有大門外之揖經云揖大夫先入是也入大門後  
 又有每門之揖者謂至大門內北行有揖及至都宮門又揖也  
 每曲之說王氏得之盛說亦可存參注云入者省內事也既  
 而俟於寧者下君也賈疏云省內事謂入為席是也寧門屋內也  
 俟於庭者下君也賈疏云省內事謂入為席是也寧門屋內也  
 閒名曰寧孫炎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行立處今案大夫無  
 屏則寧當即謂門內兩塾間也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孫炎  
 云著與寧音義同然則屏外大夫士亦得通稱矣蓋公揖入立  
 於中庭不復出此則揖入省內事後復出而俟於兩塾之間故  
 賈以爲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凡徐  
 下君也擯者請命亦從入而出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凡徐  
 出請者謂擯者從卿入而後出請命也賈疏云亦君受聘  
 時云不几筵擯君也者詳前几筵既設下敖氏謂君使尊不敢  
 設神位以臨庭實設四皮麋鹿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之義可存參庭實設四皮麋鹿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讓皆猶竝也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三讓徐本三作二賓升  
 文曰三讓疏誤通解集釋俱作三○詳前歸饗節賓升  
 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先升疏正義曰注云賓先升使



則見其奉君命來也李賓東面致命致其大夫降階而再拜稽

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於堂中央之面受疏正義曰

命為致其君命故此降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償不償賓也疏

拜稽首如見聘君然正義曰校勘記云僨唐石經徐陳闕葛集釋通解楊放俱作擯

注同今亦從毛本作僨義詳於前○李氏云案卿受問之儀與

賓受饗餼禮同惟在君側不償賓為異擯者出請事實賓面如覲

耳○以上賓問卿下乃言而卿之事一擯者出請事實賓面如覲

幣之面威儀質也疏正義曰賓私覲用束錦乘馬也注云面亦見也

者前賓奉束錦以請覲注覲見也故此云亦敖氏云聘使私見

於主君曰覲於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云其謂之面

威儀質也者以覲儀繁面則儀簡賓奉幣庭實從庭實疏正義

耳散文覲亦稱面詳前賓覲下大夫於賓入自疏正義曰辭者

氏章句云庭實入門右大夫辭階下辭迎之疏正義曰辭者

也鄭知階下辭者賈疏云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敖氏云於中

庭南面辭之褚氏云階下太遠敖是也賈又云知迎者下文揖

讓如初明賓遂左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

迎之可知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

於客然後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固辭徐陳通解固俱作與

復就而階云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

然者敖氏云賓與大夫齋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

之禮也今案引曲禮者證降等之法此賓先入門右因大夫辭

而遂左與降等之客先就主人之階因主庭實設揖讓如初夫

人辭而復就而階略同故云若降等然也庭實設揖讓如初夫

至庭中疏正義曰揖讓如初者謂如問卿時三揖皆行至階

旋並行疏讓亦不成三也義詳前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

者褚氏云注意必俟賓入始從階至中庭與之並行亦大夫升

謙自尊敖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禮較勝大夫升

一等賓從之升道賓疏則大夫先升者行禮敵之禮先升為道

賓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疏正義曰賓稱面致面不

也言東鄉大夫對北面當楹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而面立

可知也言東鄉大夫對北面當楹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而面立

楹間敵也賓亦疏正義曰大夫對答其稱面之辭也退而面立

振幣進北面授疏侯賓拜送也敖氏云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

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覲可知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者前受幣

堂中面注以為趨君命此受于楹間是行敵禮也楹間堂東曲

之中賓當楹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右賓問卿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眾介

始覲不自別也上疏正義曰幣如覲亦束錦儷皮也介奉幣介

賓則眾介皆從之疏正義曰幣如覲亦束錦儷皮也介奉幣介

士介不從而入也者前覲主君時上介及主介同奉幣請觀此

上介特面卿士介不從而入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眾介始

覲不自別也者高氏愈云君尊故上介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之覲君也今案云始覲者謂前覲君時擯者辭後上介乃奉幣

先覲其初則上介眾介同入門右奠幣再拜不自分別也云上

賓則眾介皆從之者前賓問卿面卿時介皆從入因經無文故

注補之李氏云士賓面卿亦從介如覲介統於賓也盛氏云特

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眾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一

不以眾介自隨下於賓也○案上介面卿貶于賓者有三焦氏

以恕云賓問卿與私面眾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士介不從其貶

損者一也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即辭賓亦不果奠幣今上介入

門右既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損者二也賓當楮再拜送幣

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皮二人贊亦儷疏正義曰贊義

升再拜送幣其貶損者三也疏正義曰賈疏云言降等者主人是卿

入門右奠幣再拜也降等疏正義曰賈疏云言降等者主人是卿

客敖氏云介奠幣贊者亦奠皮出大夫辭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於

皮者皮從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

正義曰經云入者入門左也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前賓

面卿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故知此亦大夫先升也因經未言

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眾介

注云特面者異於主君

士介不從而入也者前覲主君時上介及主介同奉幣請觀此

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與眾介同時而覲若臣



上幣以出禮請受賓辭者注以為士介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

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

取羣幣以從之疏正義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亦受以東也○

故其禮特恭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

宜然其異於覲主君者經文歷歷可考惟士介與卿尊卑懸隔

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覲君相似而奠幣再拜不稽首卿不使擯

者辭而自辭又其初不與士介俱入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

郝氏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

以異於主君何其弗思甚邪疏正義曰盛氏云賓亦告事畢擯者退大

外再拜賓不顧言去疏乃出擯者入告大夫乃送也擯者退大

夫拜辱也拜送疏正義曰放氏云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方氏

拜其辱今案下使者歸介送至使者之門乃退使者拜其辱與

此義同注云拜送也者敖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

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右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己國則以幣疏正義曰注云

則以幣問之也者謂下大夫嘗以使事至聘賓之國則問及之

賈疏云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三卿皆以幣及之其五大夫或作

介或特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今案儀禮釋

官云諸侯下大夫五人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尚多不止

五人說詳孔仲達曾子問疏云君子不怠舊者以嘗上介朝服

使至其國即有故舊之誼故問必及之示不忘舊也

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疏正義曰高

氏愈云下大夫賓不親問而使上介問之取其爵之相稱也止

三介者降于賓也注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者下經

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下大夫出使其面如賓面于

卿之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旣致公幣而又私面也今案如

面略也

右問下大夫

大夫若不見有故疏正義曰此大夫兼卿大夫言下使大夫同

也

注云有故也者謂因有故而不見也有

儀禮正義十七



故如疾病居喪及出使在外之類皆是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疏聘君之命來，問大夫不可虛其君命，故君使人代為之受也。盛氏云：經惟云受幣，則不私面可知。注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代之以必以同班稱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疏聘君之命來，也。則使大夫者，代之以必以同班稱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疏聘君之命來，後降階而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敖氏謂并揖讓之節亦無求然。今案經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為異耳。褚說是也。

右大夫代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

小疏正義曰：自此至賓拜禮于朝，言主君夫人歸禮于賓與上君介。聘享兼及大夫，故於歸饗餼之明日，夫人亦歸禮焉。

韋弁與卿歸饗餼同。服吳氏章句云：此即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注云：夕問卿之夕也。者下記云：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也。敖氏以夕為不敢與君同時，郝氏以夫人禮從陰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禮節繁多，賓即館容有至暮者于

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為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于戶東面上二以竝東陳。遵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豆六，遵六，壺與掌容夫人致禮于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遵豆六者下君禮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豆六，遵六，壺與掌容夫人致禮于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遵豆六者下君禮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遵豆六者下君禮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入豆此六，是殺于君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饗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而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饗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兆錫云：經不言遵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脯醢者，約詞耳。豈以是而誤邪？焦氏以怨云：君歸饗餼，經云：韭菹其南，醢醢屈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于北其南，醢醢者謂醢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

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為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于戶東面上二以竝東陳。遵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豆六，遵六，壺與掌容夫人致禮于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遵豆六者下君禮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入豆此六，是殺于君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饗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而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饗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兆錫云：經不言遵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脯醢者，約詞耳。豈以是而誤邪？焦氏以怨云：君歸饗餼，經云：韭菹其南，醢醢屈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于北其南，醢醢者謂醢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

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為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于戶東面上二以竝東陳。遵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豆六，遵六，壺與掌容夫人致禮于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遵豆六者下君禮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入豆此六，是殺于君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饗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而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饗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屈者姜氏兆錫云：經不言遵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籩，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脯醢者，約詞耳。豈以是而誤邪？焦氏以怨云：君歸饗餼，經云：韭菹其南，醢醢屈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于北其南，醢醢者謂醢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

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為下于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于戶東面上二以竝東陳。遵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設于戶東，又豆六，遵六，壺與掌容夫人致禮于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遵豆六者下君禮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者。賈疏云：案隱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



當以敖說為正敖氏云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序則豆皆在而籩繼之而東案臨人朝事入豆已詳前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六者韭菹醢醢昌本麋鸞菁菹鹿麇也至周禮籩人朝事之籩為麇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入者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當是麇臠六籩而無鮑魚與鱸較為的實又凡設饌皆以豆為本則謂豆在而籩在東其設亦確據經文二以竝則是以六豆分為三列六籩亦分為三列以次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固不必以屈言耳云六籩六豆者鄭恐人疑籩豆六為籩豆各三故著之也韋氏協夢云君歸饗饋堂上惟有入豆而無籩此六豆六籩者君有簠簋鉶而又有面夾東夾之供夫人無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

**以竝南陳酸黍清皆兩壺**  
 酸白酒尊先設之  
 明三酒六壺也先言  
 者敖氏云蓋據內則三體之次言之也云皆有清白內則曰酒清白鄭注目諸酒也是酒有清白云以黍開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者賈疏云酸白也上言白明黍梁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酸即是稻清即是梁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酸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今案經云酸黍清

皆兩壺謂稻酒黍酒梁酒皆有清白兩壺是六壺也注釋經極簡明李氏云上介四壺知此六壺秦氏蕙田云六壺盛三酒為三行稻取北黍次之梁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而清酒在東竝陳惠氏棟云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大夫以日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大夫以束帛致之無致夫人命也此禮  
 疏正義曰敖氏云飧不致此殺於輕而夫人以歸禮為特重所以異也注云此禮無半下朝君也者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彼君來朝有牢此  
 賓如受饗之禮饋之乘馬卿來聘無牢是下於來朝之君也  
**束錦**  
 疏正義曰云如者亦大略言之也  
 如賓禮饋之兩馬束錦  
 四壺無稻酒也不  
 禮于賓稻黍梁皆有清白兩壺此去稻酒之兩壺故四壺也敖氏以四壺為去梁酒經無明文義亦可通敖氏又云四豆者去菁菹鹿鸞四籩者去形鹽臠皆從下去之也此于上介當亦使下大夫歸之禮窮則同也云不致牢下於君也者謂君歸饗饋有牢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無牢是下君也  
 明日賓拜禮于朝不及士介禮又殺也以上歸禮于上介



於是乃言賓拜明介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從拜也今文禮為禮也者謂賓之拜禮不言於饋之乘馬束錦之下而言于此明上介亦從拜可知云今文禮為禮者詳冠禮禮于阼下

右夫人歸禮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於門外黍梁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疏正義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言在國大夫餼賓介之事君也疏高氏愈云聘君於大夫有陳支束帛之問故大夫於賓亦有八筐八筐之餼今案賓初以君幣問而又以私幣而介及眾介皆面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注云其陳於門外黍梁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前君餼士介牢米皆設於門外此無入門之交故知亦陳於門外也君歸賓饗餼米百筥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據下記云凡餼大夫黍梁稷則無稻矣故此八筐為黍梁各二筐稷四筐也二以並南陳則黍二筐在北上梁二筐次之稷四筐分為二列每列二筐以次向南陳之亦北上矣筐竹器詩毛傳云方曰筐據下記筐容五斛故氏云君餼賓米百筥筥半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用筐器大而寡亦所以為差降也云牲陳於後東上者前七介

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注云米設當門又云牢在其南而上此陳於後蓋亦在米南也彼注面上褚氏以為東上之訛義詳彼云不饌於堂庭辟君也者前君歸賓饗餼餼二牢米百筥皆設于門內堂下之庭此陳于門外是辟君也賈疏云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為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以彼難此

再拜送老室老臣疏正義曰故氏云賓出門左而面拜迎聽命使老致之者大夫之臣老為尊也賓于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為受者以大夫不親餼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也蔡氏云再拜稽首大夫之貴臣者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室老與上介亦如之眾介皆少士皆大夫之貴臣餘詳士昏喪服諸篇

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梁也疏正義曰上者故氏云牢米亦如賓蓋以其具不可得而殺故也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故牽羊以致注云米六筐者又無梁也者上八筐無稻此六筐又無梁皆去其加者也故氏云米六筐蓋黍梁稷各二筐也經無正文說可竝存焉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

儀禮正義十七



詳上敖氏云於賓上介使老於眾介使士所使者雖賤亦不可以無所別也

右大夫餼賓介

公于賓壹會再饗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公會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會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為一

今文饗疏正義曰自此至致會以侑幣言主國君臣於賓介會皆為鄉饗饗燕賜之數及不親會饗之禮○壹會再饗賈疏以

為五等諸侯使卿大夫聘之禮似矣據掌客天子待子男一會一饗而諸侯於聘卿大夫聘之禮則於君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為禮解

之但以此為侯伯之卿之禮則上公之卿當又有加不更多乎聘禮一篇主侯伯之卿而言亦有通五等言之者此類是也凡

待賓之禮有三饗也燕也儀禮有燕禮及公會大夫禮而無饗禮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未明備也攷春秋內外傳

諸侯之臣出聘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會禮亦閒行焉此則古禮之尚存者爾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會禮主於飯

有牲無酒饗則牲酒皆有故云享大牢以飲賓也公會禮陳鼎七用大牢則饗亦用大牢可知左傳享有體薦是其證也云公

會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會互相先後也者鄭見此文先言會後言饗而公會禮曰如饗則饗在可知故云互相先後

也敖氏云案注云互相先後謂會居二饗之閒也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會敖說或得鄭意歟云古文壹皆為

一詳士冠禮今文饗皆為鄉者胡氏承琪云說文享作音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高之凡高之屬皆從

音又饗云鄉人飲酒也从會从鄉鄉亦聲二字古今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享此注云今文饗皆為鄉

而公會禮注又云古文饗或作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羞謂禽羞鄉者則皆因饗而借鄭所不從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疏正義曰饗會有一定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疏數燕無定數燕禮

略輕於饗會也賈疏云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此燕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為禮不得相決注云羞謂禽

羞謂禽羞也但禽羞與宰夫所歸之乘禽異彼是未烹熟者此是已成熟煎和之物而注同以屬禽之屬解之似少分別吳氏

疑義云禽羞當為內則鶉鷄之屬或然云俶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始獻四時新物者下記注云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

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曰燕與時賜無數謂此云由恩意也者謂由恩意有厚薄故無常數也葉氏夢得云饗以訓恭儉故至

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云古文俶作淑者俶是正字淑是假借字說文淑水清湛賓介皆明日拜于朝疏正義曰明

也古文假淑為俶鄭所不從賓介皆明日拜于朝疏正義曰明之明日也王氏糾解云賓于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于朝則此

之拜賜為拜饗會燕也上文羞俶獻經連類及之耳敖氏云上儀禮正義十七



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盛氏  
 云饗賓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為賓則其從拜可知  
 上歸饗餼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  
 是其例矣今案敖以為失次非也  
 獻矣復特饗疏正義曰此特食饗上介也壹饗殺於賓也不言  
 之客之也疏燕者盛氏云燕賓之時賓為苟敬上介為賓是  
 亦足以伸其敬矣故不特燕之今案不及士介微也注云復  
 特饗之客之也者謂饗食賓之時介已從與饗獻矣此復特饗  
 之是客禮待之也賈疏云下記大夫來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  
 使無罪饗之其介為介故知介從饗也  
 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  
 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  
 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償以己本宜注古文侑皆作宥疏  
 正義曰大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  
 幣不親食故使人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餼  
 之禮但無償為異耳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者賈  
 疏云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故氏云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  
 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焉張氏爾岐云他故謂外喪  
 及使者聘而誤或大客繼至之屬案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  
 饗餼之受謂有外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受之餘皆可受也云  
 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所謂各以其爵也云非

必命數也者張氏云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  
 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云無償以己本宜往者張  
 氏云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償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  
 賓本宜赴爾故仍無償也云古文侑皆作宥者惠氏士奇云古  
 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今案莊十八年左傳  
 云王享禮命之宥杜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是宥與侑通  
 侑正字宥古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物宥助也禮幣束帛乘馬  
 文假借字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物宥助也禮幣束帛乘馬  
 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疏正義曰上言不親食之禮此言不親  
 璜齋蓋天子酬諸侯琥疏正義曰上言不親食之禮此言不親  
 一與致食同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幣束帛乘馬  
 未聞而又言此蓋以酬幣難無正文但君禮賓及歸饗餼俱  
 用束帛乘馬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云禮器曰琥璜齋蓋天子  
 酬諸侯者彼注云琥璜齋者天子酬諸侯者彼注云琥璜齋者  
 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禮非  
 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之禮  
 以琥賤者以璜因言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賈疏則謂公侯伯  
 用琥子男用璜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  
 會故有侑幣饗有酬幣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  
 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  
 親會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舅饗送者  
 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儀禮正義十七



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號  
 公晉侯訖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  
 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  
 也禮器曰琥璜爵又王饗號公晉侯皆賜玉五穀是天子饗諸  
 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會大夫相會以皮帛與錦  
 則有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有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  
 禮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禮經釋例云凡會賓以幣曰  
 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  
 帛以侑賓者進相幣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  
 賓幣從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  
 賓幣從者訝受皮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侑幣也士冠  
 禮禮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  
 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此酬  
 幣也儷皮即庭實禮賓而有束帛庭實者較飲酒之禮為盛也  
 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  
 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昏禮之饗殺於天子  
 諸侯故也又云饗禮篇云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  
 已左傳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饗謂禮禮謂禮  
 賓馬者蓋謂饗及禮賓之庭實故聘禮禮賓亦云賓執左馬以  
 出也杜注以為行饗禮先置禮酒恐誤今案陳氏禮書謂燕亦  
 有酬幣大夫於賓壹饗壹會上介若會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  
 詳燕禮

大夫致之以酬幣致會以侑幣

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  
 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

辱之事君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大夫於賓復行饗會之禮君之

臣同之所厚者臣亦不敢薄也吳氏章句云上介若會若

饗二者用其一又般也今案致會以侑幣亦謂不親會者也  
 注云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者經但云

作大夫未言各以其爵故注補之款氏云酬幣侑幣皆用束錦  
 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今案國

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又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  
 封汎祭是大夫相饗會之禮春秋時猶有存也賈疏云昭二年

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  
 譏文明鄰國大夫亦有相燕之法

右主國君臣饗會賓介之禮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  
 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

也皮弁者始以此服

**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送不拜言主君使卿

受之不敢不終也注云賓館還玉及賄與禮之事○使卿者

亦欲與賓齎相敵也注云玉圭也者此玉即圭璋也云君子  
 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  
 人相切厲之義也者案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  
 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此注大略本此而又以德為己所自有不可取之於人故還之以示相切厲之意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敖氏云還玉即還摯之義亦通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終也者案受之謂受此玉初時行聘享以皮弁服受故今仍以皮弁服還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不純為主也帥道也古文曰迎于門疏正義曰賓襲為將受玉敬也大夫即卿也外古文帥為率疏亦襲敖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卿注云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為主也者賓在館如主人上歸饗餼禮賓拜迎是純為主也此不拜故云示將去不純為主敖氏云禮不主于己故不拜江氏筠云此不純為主非以將去之故以其圭為君物非已所得而主也璋亦然故還璋如初入其賄與禮亦皆是代君受者故皆如還玉禮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自聽命以迄降階悉與此同足以明之矣蓋此之送迎不拜者猶之奉使不答拜之義敖氏謂禮不主于己者得之云帥道也及古文帥為率詳前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案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二門外門即大門也上歸饗餼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此今文門上無外字故鄭不從大夫升

賓在下嫌楹外也校勘記云在陳本誤作佐云鈞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者謂由楹面轉而之楹北乃東行至堂中南面致

命也云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者上歸饗餼時大夫東面致命此不東面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鈞楹者賓在下

嫌楹外也者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致之故必言鈞楹以見其入堂也

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夫且竝受也必竝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為大夫降遂遁今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于館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疏賓退負右房而立賓故館於大夫

也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

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

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即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

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為諸侯之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若公館當稱館人

豈得稱主人乎褚氏云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賈以此為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為之辭即云客館亦因其本

室乃燕寢之制其正寢與廟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說詳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儀禮正義十七



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鄉戴校集釋改曷云聽命於下敬也者上歸饗餼時賓從升堂北面聽命是聽命於堂上也此云自碑內則在堂下矣故云敬也碑內碑北也褚氏云不云階間而云碑內近碑可知注云敬也勝敖氏君命不主于己之說遠甚云自左南面而右大夫且並受也者謂賓在大夫之左大夫在賓之右南面並受也敖氏云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是也云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者賈疏云謂于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故云若鄉者在君前受耳云還為大夫降遂通者遂通是解還意前行聘時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遂通也是也但賓之遂通以受圭慎重之故負右房則在堂之西北而南面矣立者俟大夫降乃降也注以為為大夫降而遂通恐非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者胡氏承琪云案自即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誘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由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授鴈于楹間南面注云並受也今文無南面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即並受之義不明故鄭俱從古文

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賓還阼

階下面疏正義曰注云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者大面立夫降則出矣非止於中庭也乃言降中庭者蓋為賓

降節耳敖氏云大夫降而至於中庭賓乃發于負右房之位而降是以之為節也褚氏云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盛氏

云此章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賓主自居故異於常法歟云授於

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儀禮凡受藏者皆在東賓自碑內至阼階東授上介上介又轉授之賈人斯時賈人蓋在阼

階東故云欲親見其藏之也云賓還阼階下面立者賈疏云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面而立是其常處敖氏則云既授

上介則復立於中庭今案敖說亦可存參立者待還璋也○敖氏云司儀職曰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

此異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也賓雖將去出入猶東矣

唯升堂由西階凡疏正義曰敖氏云如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

介之位未有改也介皆如之也還璋為夫人還之注云賓雖將去出入猶東

雖將去出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闈東

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為主唯升堂由西階而由西階

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為將去之故也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為辟正主之故江氏筠謂說得之

又謂升不由阼猶之宰夫代君為獻主而升降自西階之義其比例亦精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謂介猶在東方不改故上文云授上介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賄子人財之言也紡紡絲于阼階東也



君可以為衣服疏正義曰教氏云楊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

相厚之至也盛氏云于是言楊則還璋之時尚襲矣所謂圭璋特而襲也

注今之縛也校勘記云縛釋文作縹云劉音須一本作縛息絹

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椽反聲類以為今正絹字戴震曰周禮

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釋文劉音須聲類以為今作絹

字此獨作縹縹乃縹之俗體縹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刺謬

以聲類證之音縹是也須乃縹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縛是也釋

文訛而為縹案注宜作縹不誤作縹此說也劉于此注亦作

縛而音縹耳釋文誤讀劉音遂誤改注字監本作縛亦誤今案

說文縛从糸專聲段氏注云聲類以縛為今正絹字案據許則

縛與絹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縛不謂絹也縛以

其質堅名之字从專絹以色如麥稍名之字从肖李登作聲類

時已失其傳矣相厚之至也校勘記云徐陳通解教氏俱無也

字集釋楊氏俱有按賈有也字云賈子人財之言也者按爾

雅釋言云賈財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財帛曰賈故鄭

以賈為子人財也云紡紡絲為之者說文紡紡絲也段氏注云

各本作網絲誤絲之紡猶布帛之績緝也今案絲以紡而成故

謂之紡詩斯于載弄之瓦毛傳瓦紡專也說文專一曰紡專專

與甄同即紡絲之具矣云今之縛也者周之紡即漢之縛故舉

為遺聘君而或又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者鄭以此

氏云賈主君所以報聘也其說是矣蓋玉帛乘皮以報享而報

聘但用束紡似乎物薄然聘以圭璋已聘還之圭君于聘一無

所受而又不可忽然已也故用束紡以致其勤綬之意注所謂

厚之至也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為報聘之物若以為賈聘賓則

當狂公使卿贈如覲幣之下非其次矣呂氏春秋云宋有澄子

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

紡緇也今之衣緇緇也以緇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此束紡

可為衣服之證而紡與緇對則亦可見其為繪之厚者矣疏正

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疏正

曰教氏云不言迎大夫又省皆者皆賈與禮玉也禮玉之庭

實不在如中是亦大夫之言之耳今案賈以報聘禮以報享更端

故須出迎褚氏謂兩事實一事無庸再迎非也若是一事則經

當云如還玉禮不必言矣李氏云卿不報聘君之幣尊卑不

敵注云禮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

享也者聘君來享用束帛加璧有乘皮為庭實主君皆受之故

此一報之禮是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還玉為圭璋此

以其幣為之禮是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還玉為圭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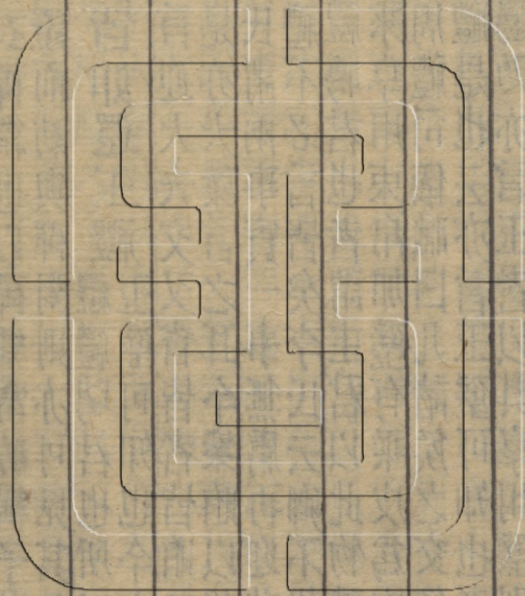
當為璧琮之屬乃亦言玉者以其享用璧則報亦用璧可知云

今文禮皆作禮者謂禮玉及還玉禮之禮今文皆作禮也此以

形涉而誤故鄭不從大夫出賓送不拜與迎不拜意同



右還玉及賄禮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四終

吳縣吳大彬校  
漢州張祥齡

儀禮正義十八

公館賓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南菁書院

公館賓

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退言

賓來請命之事○敖氏云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張氏爾岐云館

至賓館之由也謝聘君之意即下拜聘享是也云云此釋所以

前行聘享于席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

賓辭在席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亦不見言辭者君

曰校勘記云注不敬受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主字諸臣

之家諸下徐本通解俱有侯字張曰疏無侯字從疏○云不敢

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者主國君尊故不敢受其見已之禮

云此亦不見言辭者君在席門敬也者前賓即館卿大夫勞賓

賓不見此亦與彼同乃變文言辭者以其君在廟門故不敢言  
不見而言辭以致其敬也敖氏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辭然故  
經以之為稱此辭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云凡君有事於諸臣  
之家車造席門乃下者賓館於大夫廟大夫家有門入大門  
乃至廟門凡君至臣家車造廟門乃下亦尊卑之體宜然也上  
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為同等言之也敖氏以為外門非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十八

一



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而面如相拜然也賓者每疏正義曰周

曰公館客容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禮司儀職

辭而使之介聽命於廟門中而面如相拜然也疏正義曰周

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此聽命在門中與相拜同

知而面者君如賓禮東面介而面向之可知云擯者每贊君辭

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正義曰周

老也賓稱寡君之老謂見於他國君孔疏此上大夫出使他國

老鄭注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孔疏此上大夫出使他國

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

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孔聘享夫

疏蓋據此經言之然則玉藻之擯者即此經之上介矣聘享夫

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疏正義曰高

與夫人有聘享大夫有問禮意厚矣主君不能往拜於其國故

特於館賓拜之送賓者館賓之後公自此不復見賓故特拜送

之也注云拜此四事者君之聘享一也夫人之聘享二也問

卿及當使至彼國之下大夫三也送賓四也張氏惠言云案記

擯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蒿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

之則似君總再拜非矣今案經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

之明矣張氏公退賓從請命于朝疏言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

疏正義曰周

禮司儀職

賓者每

疏正義曰周

禮司儀職

賓者每

疏正義曰周

禮司儀職

賓者每

疏正義曰周

禮司儀職

賓者每

疏正義曰周

禮司儀職

賓者每

疏正義曰周

禮司儀職

賓者每

疏正義曰周

介聽命

曰公館客容

辭而使之介

公荅再拜擯

則曰敢不承

老也賓稱寡

老鄭注擯者

在於賓館主

擯為文其實

疏蓋據此經

人之聘享問

與夫人有聘

特於館賓拜

之也注云拜

卿及當使至

擯者贊辭是

之則似君總

之明矣張氏

惠言說是也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疏言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

之意疏正義曰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之至朝實為拜主君

故須請命而後拜也周禮司儀曰客從拜辱於朝與此言請命

不同者盛氏云此實拜辱而其辭則曰請命謙也周禮緣其意

而此則據其公辭賓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遂行下徐本有之字

行疏無之字云辭其拜也者謂辭賓之拜也然據周禮云拜

辱則賓已實拜可知云退還館裝駕為旦將發也者裝駕謂束

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司儀職文此引以為且將發之證也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拜辱之明日也彼注云禮賜謂乘禽詳下

右公館賓賓請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疏正義曰自此

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疏乘禽詳下說張氏爾岐云他賜皆即

拜于朝唯日歸乘禽不勝其拜故於發時總三拜之今案訝主

國所使待事於賓客者亦詳於下記聽之者賓拜于朝君不親

見訝為之入告出報周禮掌訝職曰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又曰

儀禮正義十八

二



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是也。○注乘字校勘記云陳本通解俱誤作承已字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諸本今案此為人已之已不當作已云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乘禽微矣猶必拜之況大者乎然必發去乃拜者見已之受賜大小無不識也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

於心也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疏正義曰注云始發且宿近為禮於此也云自展輪者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鄭注展輪具視孔疏舊解云輪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輪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輪轄頭轄也皇氏謂輪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欄之轄字不作車邊為之鄭云其視謂偏視之今案彼公使卿贈如覲幣是君禮故僕展輪此卿大夫則自展輪也

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幣疏正義曰敖氏云出郊而後贈亦見為反報也今文公為君異於答君之節也褚氏云至此始贈賓見前之束紡專遺聘君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者贈是以物送行之名既夕注亦云贈送也此臨行而有贈所以致二國之好左傳曰出有贈賄謂此云言如覲幣見為反報也者敖氏云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今案贈如覲幣則不言反報而反報之意見焉云今文公為君者胡氏承琪云公與君本為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鄭不復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不入無償明去而宐有已易之

疏正義曰勞禮受于舍門內又償勞者此經云受于舍門外無償皆著其異於勞者爾其受幣之禮蓋與受勞同也注云不入無償明去而宐有已也者此皆對勞言之勞在門內贈在門外是不入門也巳止也即禮有終之意云如受勞禮以贈故云贈勞同節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以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士送至竟疏正義曰贈賓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亦各以其爵也敖氏云大夫親贈賓止介而使人贈眾介以其降等也亦為鼻者不親受今案周禮訝士中士為之此送至竟之士疑即訝士詳前君使士諸事下

右賓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

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疏正義曰自此至拜其辱言

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疏正義曰自此至拜其辱言

云注使請反命於君也請字陳缺右畔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嫌徐本作言誤使之將兵釋文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



則後加字案據公羊本文無兵字陸說是逐而不納逐要義作  
 遂云一本遂作遂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為得從監本  
 非逐也遂者謂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為得從監本  
 案何休云遂者謂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為得從監本  
 也者此使告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於此故知  
 為近郊也云告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於此故知  
 疑即郊遂之官高克事見閏二年公羊傳鄭引以證有罪惡不  
 可以入故又申之云此蓋請而後入亦禮之常吳氏疑義云反  
 說也其實自外而歸請而後入亦禮之常吳氏疑義云反朝服  
 命必請臣禮如此蓋臣無突然後見君之禮故必先請也朝服  
 載旌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義曰注正其  
 本倒行服以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義曰注正其  
 敬也者行時至郊脫朝服服深衣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義曰注正其  
 是正其故行服也必朝服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  
 氏云敖謂及郊乃載旌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  
 而載亦其節也知此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又云於及禮乃入  
 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云古文旌作膳詳前禮乃入  
 禮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入明是行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  
 不祥禳之以除災凶疏正義曰注云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  
 云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入明是行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  
 也周禮小祝注禳禳卻凶咎今案禳訓除又訓卻亦祓除之

意故云禳之以除災凶此云乃入乃入陳幣于朝面上上賓之  
 謂入國也下云乃入謂入朝也乃入陳幣于朝面上上賓之

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  
 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

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  
 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疏正義曰前夕幣在寢門外

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眾從者朝此陳幣當亦在寢門外  
 治朝也褚氏云面上敖謂賓公幣在面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

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為序是也注云皆否者公幣私幣  
 皆不陳者謂士介之公幣私幣皆不陳又降於上介之公幣私幣

而私幣不陳也然據下注士介之幣亦載以造朝但不陳不告  
 耳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謂此

幣皆彼國君臣所贈賜故陳之以為榮也云其或陳或不陳詳  
 尊而略卑也者謂賓之幣公私皆陳主介惟陳公幣士介之幣

則公私皆不陳是於尊卑者詳之卑者略之也云其陳之及卿大  
 夫處者待之如夕幣者謂此幣陳之之法如夕幣也又夕幣時

卿大夫在幕東面北上乃處者之位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  
 待之亦如夕幣也去其禮於君者不陳者張氏爾岐云禮於君

者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使君將親執以告  
 云上賓使者謂經所云上賓即使者也云公幣君所賜也私幣

卿大夫之幣也者案君所賜之幣以郊勞始以郊贈終卿大夫  
 是詩經卒貢扁儀禮正義十八

是詩經卒貢扁儀禮正義十八



之幣如倉饗郊贈之類經皆可考賈疏一東帛各加其庭實  
 臚陳而多舛錯朱子嘗糾其誤今不備錄焉  
 皮左不加於其皮疏正義曰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者  
 加於其上矣不加於其皮上蓋不相掩蔽以見其多也敖氏  
 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今案皮即庭實  
 據經云東帛各加其庭實則在皮上矣敖說似亦可從惟謂皮  
 各重累陳之則非庭實不皆用皮亦有馬者此言皮左謂庭  
 實若用皮則加於左皮上與夕幣一耳焦氏以恕云案此禮見  
 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幣也夕幣云皮北首面  
 加其奉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面為上者  
 幣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面為上者  
 上左也則三公南鄉亦宰告於君君乃疏正義曰注云亦者亦  
 處並同可知公南鄉亦宰告於君君乃疏正義曰注云亦者亦  
 與夕幣略同故鄭據彼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巫縑北面介執  
 言之出門謂出寢門也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巫縑北面介執  
 璋屈縑立于其左亦隨入竝立東上疏正義曰上介執璋屈縑  
 執圭必襲此亦當如聘時襲文不具耳賈疏以為賓執圭玉襲是  
 執圭必襲此亦當如聘時襲文不具耳賈疏以為賓執圭玉襲是  
 注云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者前將行受命於  
 朝時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眾介隨入北面東上此反命當

與受命同故知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也經略故注補之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

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

君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疏正義曰校勘記

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疏云注某國名也

名集釋教氏俱作君字案作君是謂再拜三字陳闕監葛本通

解俱脫君己二字闕監葛本集釋俱倒云君亦揖使者進之

乃進反命者前受命于朝時使者入君揖使者進之注進之者

有命宜相近也故知此反命時君亦揖使者進之使者乃進反

命也云某君某國君也者若鄭君齊君之類云某宮若言桓宮

僖宮也者春秋時魯有桓宮僖宮故舉以為證云必言此者此

字指某君再拜言云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者以奉命往他國

行聘享禮而其君再拜受之其敬吾君如是則己之不辱君命

可見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何面竝疏正義曰注云亦  
 矣竝受也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縑自公左授使者使者  
 面竝受也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縑自公左授使者使者  
 受圭同面注宰就使者北面竝受之案公南面左為東宰自公  
 左授使者是使使者之東此自公左受玉明亦於使者之東同  
 面受之云不右使者由便也者凡授受之禮授由其右受由其  
 左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今宰在受者之東是不右使者也故  
 注以為由便賈謂因東藏之便其實宰及使者面位反命與受



命皆同惟受命時玉由宰授使者反命時玉受上介璋致命亦由使者授宰故有不同不必以常禮拘也

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受上介璋賓受之也賓受璋當略之疏亦坐纒而致命注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聘宰亦自公左受玉也注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今不言反命而言致命若本非君命猶夫入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此賈疏之說教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王氏士讓云於君言反命此言致命亦所以明別似正說是致命當有辭經未言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者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不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言可知故略之也

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疏正義曰此亦賓執之以告也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疏賄幣束紘也鄰君所以報聘者故先執以告公告後亦授宰藏之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某謂賄者姓氏也春秋時齊有高子國子為貴卿而見於經傳故舉以為證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皆上介取以授之不獨璋由上介授也云賄幣在外也者上注云其禮於君者不陳此禮玉亦如之賄幣是禮於君者不在陳幣之列故知在外也

亦執東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疏正義曰注士介從取皮如初上介取出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

通解作後案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今本遽從之謬矣云亦執東帛加璧也者經云亦如之謂亦執以告公且授宰也禮玉即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言禮玉者省文耳彼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是禮玉即東帛加璧矣此亦禮於君者故執以告公與賄幣同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亦如上經言之也云宰受之王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乘皮以為庭實玉束帛宰受之乘皮則左士介受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前行享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居其左受皮也此亦然故云如初也云上介取出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章氏平云案此注上介取出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以授賓同但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在士介受也

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疏正義曰禮玉以上皆其禮於至此始言之必執幣者若以實其言也注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初禮賓則郊勞幣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張氏爾岐云自郊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今案由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是書經釋義編儀禮正義十八



該終 公曰然而不善乎 善其能使於四 疏 正義曰然字斷授上

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 疏 正義曰注

幣當拜公言也者謂公言善使者當復陳之故以幣授上介而

再拜稽首也云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者謂士介受幣當復陳於

故處此是入己之物與私幣不告 亦略 疏 正義曰注云亦略卑

君物異故不授宰也 而亦略 疏 正義曰注云亦略卑

者亦前乃入陳幣于朝節 注云詳尊而略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

首君答再拜 勞之以道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言此物某君

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皆某為彼君 疏 正義曰獻獻於己君

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疏 也若者有無不定之

辭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獻禮與此異某君之賜也明

其物所自來此及下君其以賜乎皆是獻於君之辭 注云言

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既云賜予為惠明非常賜可知

褚氏云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物秦氏蕙田云有獻謂彼國

之君於常賜外別有賜予故獻之於君敖氏以為賄禮中之物

則是彼國所以遺主君者非賓之私物詎可云獻乎今案褚秦

二說是也云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者若

言某物為彼君服御物則是誇其美矣故不言是謙也云其大

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獻而謂之忠 君其以賜乎 不必其當君

孝亦謂其有愛君敬君之心云爾 君其以賜乎 也獻不拜者

為君之 疏 正義曰注云不必其當君也者言未必可當君用或

答己也 疏 其以為賜下之需乎不敢質言君受也云獻不拜者

為君之答己也者郊特牲曰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

君之答己也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不親拜為

君之答己也此二條皆言弗親獻之義此親獻而不拜亦是上

為恐煩君之答己益君於主不答拜於大夫則必答拜也 上

是書經罕賈編

儀禮正義十八

七



授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自私服也敖氏云服字恐誤案  
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者本是彼國賜使之物故仍賜之  
也云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曰婦或  
賜之衣服則受而獻諸舅姑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  
鄭蓋本此為說然則不敢自私者臣之禮因以予之者君之惠  
也方氏苞云昭四年左傳杜洩曰夫子聘于王王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王賜且然則鄰國之賜必  
待君之復賜也云既拜幸以上幣授之其餘則有司授之也盛氏云  
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  
於已也答拜者以嫌於己賜不出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  
耳與上介同受賜於己賜不出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  
既拜幸亦以上幣授之俱拜疏正義曰注士介之幣校勘記云士  
上介知與士乃退皆君揖入使介皆退去也必知君揖  
入者據前受命時公揖入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於  
之敖氏以為君後入非也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於  
於門與尊長疏正義曰注云將行俟於使者之門外是也乃退  
出揖別疏此正義曰上乃退使介皆退朝也使者拜其辱隨謝之  
揖也揖疏此乃退揖介退去揖辭使者也

上介三疏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屈辱而副己出使  
拜士介也疏也與前大夫拜辱意同云隨者謂於門外揖別時即  
拜謝之也或以隨謝為至介家拜之誤矣云再拜上介三拜士  
介者以次差之上介尊當再拜士介卑當人各一拜也注云三  
拜似可疑若以一拜則士介四人又不當言三也

右使者反命

釋幣于門外大門也主於闈布席於闈外東面設洗於門  
所先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還禮門奠禰之事○郝氏  
見也疏敬云釋幣于門使自禮其家門也注云門大門也

者賈疏云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  
云主於闈布席於闈外據蔡邕獨斷祀門設洗於門外東方者主於闈  
謂設主於闈也闈外據特牲筮席而言李氏云特牲設筮席而面  
布席於闈而闈外據特牲筮席而言李氏云特牲設筮席而面  
此東面者神位在面也洗當東榮故門外設之亦于東方云其  
餘如初於禰時者謂初行釋幣于禰時也如之者如其祝告及  
釋幣埋幣之事云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也先見也者出時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先見也者  
為道路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進也



疏正義曰入門乃即至于禰廟者象生時反必面也筵几于室  
 亦以有司設之也薦脯醢明無牲牢也注云告反也者謂告  
 禰以雅釋詁文薦進觴酒陳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言陳者將復有  
 也爾雅釋詁文薦進觴酒陳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言陳者將復有  
 奠略出也疏正義曰觴爵屬也去酒見其無也酒也全經酌稱觴  
 謹入也疏者唯此注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者謂主人酌酒  
 進奠是一獻也盛氏謂此節為陳設之事注以主人初獻釋之  
 誤案下云席于作是酢主人矣豈有未獻而先酢乎盛說非云  
 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李氏去不言奠而曰陳者陳者次弟之  
 言并後再獻王獻俱列之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凡燕飲之法  
 皆先獻而後薦此先薦而後奠是祭禮與飲酒之法異云行釋  
 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行時迫促故但釋幣以告之反則行  
 奠祭之禮具觴酒籩席于作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者祝疏曰注  
 豆故云略出謹入也席于作取爵酌不酢於室異於祭者祝疏曰注  
 云為酢主人也者作是主人之位故知席于作為酢主人也云  
 酢主人者祝取爵酌者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為酌也言取爵  
 者明取別爵無尸爵也云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案特牲少牢皆  
 於室內受酢此不於室而於作是與正祭之禮異也敖氏云設  
 酢席于作變於祭且為薦脯醢成酢疏正義曰此脯醢為主人  
 將與從者為禮於堂也薦脯醢成酢疏正義曰此脯醢為主人  
 無俎不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  
 殺也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

家相士邑宰皆大夫之家臣盛氏云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為  
 三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室老士者以其為從行之貴臣故助主  
 人釋奠也今案歸饗餼云賓降授老帶是大夫有老與士從行  
 矣云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者褚氏云主人自酢也句  
 似贅張氏兩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為句自酢也為句言室  
 老士酌主人因自酢也如此則頗似特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  
 亦通今案主人二字疑衍正祭每獻說尸酢之此無尸故皆自  
 酢但主人自酢已詳上注此言每獻輒取爵酌自酢者指亞  
 獻三獻言之也不當有主人二字賈疏舉前包後之說固為迂  
 曲張說亦未的當敖氏云亞獻三獻皆不薦也主人初獻而酢  
 于作則亞獻三獻者一人舉爵主人三獻禮成更起酒也疏正義曰  
 皆酢於階止矣一人舉爵主人三獻禮成更起酒也疏正義曰  
 獻禮成更起酒也者上三獻禮成欲獻從者故更起酒以為行  
 酬之始禮經釋例云凡一人舉解為旅酬始案鄉飲酒禮主人  
 獻眾賓畢一人洗升舉解于賓注一人舉解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  
 鄉射亦然此一大舉爵與彼一人舉解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  
 也者賈疏云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從者  
 飲鄉射一人舉解未舉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也獻從者  
 從行者也主人舉解未舉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也獻從者  
 酒於階上主人舉解未舉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也獻從者  
 人皆得與於獻不特室老士已也云主人獻之勞之也者高氏  
 愈云從者難以國事出然風塵委頓亦已勞矣故特獻之并行  
 儀禮正義十八



酬以息之云皆升飲酒於階上者案特牲禮獻絜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階上故此獻從者亦升飲於階上可知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疏正義曰乃出於廟門也故氏以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楚子重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者奠即上奠而未舉之爵亦猶偏也言自貴臣以至眾凡從行者酬之無不偏也云室老亦與焉也者恐人疑室老備亞獻或不與於酬故特明之不言士者賈疏云支上介至亦如之疏正義曰至其家也亦如不具亦與可知

氏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故反亦不告祭今案出而告行歸而告反事親之禮人子所同或士介位卑無釋幣奠祭之儀故略而耳不書

右使還禮門奠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

疏正義曰自此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禮或所聘國君薨及介外凡四節案文六年左傳曰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即謂此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

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為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者案遂謂遂行聘事以國為體公羊傳文已至國則不

可以已也云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者此申言入竟未入竟之別也上經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士既請事

則已入竟也上經又云及竟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不郊勞未幾人當以告君若未告則是未入竟聘使可反也

君疏正義曰注云子未君也者案春秋經文入年天王崩九年也君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案郊勞

當稱君使子未君無使之者故不郊勞也故氏云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郊勞則夫大亦不使下大夫勞矣不

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極疏正義曰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極

今君薨當就尸極故不就祖廟也褚氏云君薨則廟皆無主故

不受於廟而於殯宮云又殯宮不筵几所以依神若設之是

謂此亦受於廟盛氏云此必受於殯宮者有二義一則大夫方

為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

國為不於其君也故說非江氏筠云賓必就尸極者猶命在君

造歸復命於殯之義其必致命殯宮者猶命在君也故氏

受於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也今案盛氏江氏



發明受於嬪宮之義甚精方氏以夫不禮賓喪降疏正義曰平  
 人世子喪證之尤確敖說斷不可從不禮賓故注云喪降事也蓋主  
 訖則以醴酒禮賓今因君薨而不禮賓故注云喪降事也蓋主  
 君薨而子未君使大夫受亦非正主故不行禮賓之禮耳  
 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  
 可廢也者謂賓所飲食之需不可廢缺故悉以歸之見不以我  
 慙而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餼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  
 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也矣饗餼者據上經燕無致之之法故知  
 歸禮中兼有饗餼不言燕者據上經燕無致之之法故知賓唯  
 饗餼之受受正不疏正義曰周禮掌客職曰遣主國之喪不受  
 歸禮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即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為腥有  
 慙不忍煎亨正禮餼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餼亦致  
 之受之矣上注不言餼者故氏云受饗餼則餼亦受可知餼亦  
 餼之細也注云受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  
 故受之饗餼乃主國所以加禮於賓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  
 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  
 備疏正義曰賄即賄用束紡禮玉即上所云禮玉束帛乘皮贈  
 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為辭故闕之贈者所以答私覲  
 遭喪則不覲故主國亦不贈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者即掌

客所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是據大槩言之不若敖說之細密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

夫受于席其他如遭君喪大夫世子夫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

疏正義曰於此云受于席則上君喪不受於廟明矣聘本立於

廟受之夫人世子之喪則仍其常與君薨異也注云夫人

世子从君為喪主者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

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主人為喪主也云使大夫受聘禮

不以凶接吉也者為喪主則其服重故不以凶接吉而使大夫

受大夫於君之妻長子亦有服但較喪主為輕故可接吉耳云

其他謂禮所降者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意謂君仍使人

郊勞廟受仍設筵凡也然其中亦尚有辨既使大夫受聘禮則

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惟喪中不行私覲之禮則禮所降

者不禮賓畢歸禮饗餼弗親及不贈耳敖氏謂此大夫廟受之  
 禮即記所云者也盛氏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者謂君  
 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  
 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遭喪將命于大夫  
 文所云也敖一之非今案盛氏之辨是也  
 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从也此三者  
 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  
 表之曰澣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  
 是書經注疏編儀禮正義十八



義疏正義曰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以毛本誤必校勘記云徐也。疏陳闕葛集釋通解楊放俱作以。又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案賈無言字使毛誤作舛。云遭喪謂主國君。夫人世子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人舛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即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李氏云更云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歆亦使大夫受也。吳氏章句云遭喪即上三者之喪。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今案上未言將命及受之。服故總言以補之。遭喪自兼三者之喪。言散氏專以為君喪。盛氏專以為夫人世子喪。皆非也。惟孔氏廣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也。主人即所問之卿大夫也。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命也。說可存。參云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案長衣以布為之。而純以素。故云素純布衣也。純謂緣之也。練冠練布為冠。小祥所服也。臣為君喪服斬衰為夫人世子喪服。齊衰是純凶之服矣。聘是純吉之事。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冠。是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襍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亦是權制。此服以接吉耳。彼注謂長衣練冠為純凶服者。乃對下占者朝服言之。此對斬衰齊衰言。則非純凶矣。云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澣衣。純袂寸半耳。者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案鄭禮記澣衣目錄云澣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與此注相發明。蓋長衣中衣澣衣三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為之。而長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以素澣衣。純以采也。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繼皆掩尺。玉藻曰長中繼掩尺。鄭注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掩一尺。蓋今衰矣。是也。長衣又有與澣衣同者。二者皆服之於外。此注云表之曰澣衣。是也。純袂寸半。澣衣篇文蓋澣衣不為繼掩尺之制。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此其與長中異者也。澣衣為諸侯大夫士夕服。又為庶人吉服。其制具詳禮記澣衣及江氏永澣衣考誤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來求聘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義者春秋武氏子來求聘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

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

聘君若歆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疏正義曰。敖氏云後謂使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今案入竟則遂者。謂已入竟始

聞本國君歆則遂。行聘事也。注云既接於主國君也。者為關

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既接於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

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

正義曰。注云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此言使者已得赴而其

赴于主國君者。猶未至也。蓋本國有喪當急使人告使者俾未



入竟而反故使者得先聞之云哭于巷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者李氏云君赴未至主國不敢專館為位而哭故哭于巷也亦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之父歿將出哭於巷故氏云其哭也亦為位奔喪曰諸臣在國為位而哭亦謂此時也盛氏云哭于巷別於私喪也若哭則不為位可知奔喪所云赴者既至之禮也敖引之非今案敖說褚氏亦辨之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不赴者至則衰而出言其衰于館未得赴告則行聘享之事自與吉時同也云受禮受饗也疏正義曰鄭知受禮為受饗今文赴作計詳既夕記受禮也疏饗者以其饗餼是大禮主國所宜致於賓者今赴未至主國不受饗會亦不加疏正義曰放不敢不受也然則殯亦受之矣不受饗會亦不加疏正義曰放饗會者以主君若饗會已布君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不受也注云亦不受加者上經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此亦以饗會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疏正義為加禮故不受耳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疏正義冠與攝主同今案吳說是也長衣練冠雖非純凶服亦是凶服之類注凶服中包之矣賈疏謂正行聘享著吉服恐非注云禮為鄰國闕者襄二十三年左傳語張氏爾岐云謂鄰國有喪為之徹樂也今案鄭引之者見鄰國哀樂一體之義云於是可

也唯稍受之

稍稟會也疏正義曰注云稍稟會也者下記旬而稍注皆以祿稟解之說文稍出物有漸也賈疏云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稟為稍說文又云稟賜穀也是稟會乃米穀之類無牲牢可知中庸之既稟亦是給以米者或以為兼有肉會誤矣稟或作廩非周禮掌客職曰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芻給牛馬稍人稟也此承上赴者至而云唯稍受之則稍外無一受矣即或赴至而歸饗餼亦唯受其米芻薪而已其牲鼎之屬必不受之蓋喪已君與喪鄰國之君有別也稍所以受之者以卿行旅從從者既多稍不可闕爾○以上使者本國君薨在所聘國

聞喪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事疏正義曰此以下言使者歸本國復命于殯之事也教氏云亦衰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郝氏云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上也升堂臣見君于堂下也今案敖氏謂衰而執圭是已疏記曰執玉不麻是指行聘享時言之非謂歸而復命時也注云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心同者蓋不忍於其君故歸必於殯復命是事也如存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不言世子者疏正義曰注淨集釋作靜云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者是釋所以不哭之義告請之事即謂下辯復命也敖氏云子位在阼階上

是書經罕賣扁儀禮正義十八











國受命於朝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接聞君弔介為主人雖有命故今得代致之此下言介皆謂上介也君弔介為主人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與賓竝命於君尊也疏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云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于齊其子外葬于贏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大敖氏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為之生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為主則祖免喪服弔以此時惟介為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介為主則祖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真贈諸喪具義邦祖免謂此類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真贈諸喪具義而殯蓋謂始從襲與小斂大斂及殯所用者此歸禮幣與上具而殯異具之事注以為真贈諸喪具之用真者喪祭之名贈者送葬之名諸喪具非謂棺槨衣衾之具乃謂喪中真贈諸事所需用之具必以用謂必中真贈諸事之用掌客曰凡賓客外致禮以喪用鄭注喪用者饋奠之物是也云不必如賓禮者謂不必如賓生時所致束帛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束錦之類也介受賓禮無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疏正義曰注云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者以介既辭之攝命行禮主國即以待賓之禮待之介直受之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其公幣私幣皆當陳之以反命也云有賓喪嫌其辭之者此辭乃不受之謂非禮辭再辭之辭以有賓喪嫌其

不受故特著之不饗會疏正義曰此亦謂主君饗會已而不往也若致

禮當壹會再饗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柩造朝達其忠必以

疏正義曰注云門外大門外也者此大門即庫門也諸侯三門

門內此江氏永鄉黨圖考之說據此則大門外即為外朝之地

故經言門外而注言造朝也去必以柩造朝則所聘國之朝也介

而歸則介復命於君矣而猶必以柩造朝則所聘國之朝也介

此以柩造朝謂本國之朝下以柩造朝則所聘國之朝也介

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節乃去疏正義曰兩卒字皆訓

送之謂介復命畢出大門乃奉柩送至賓之家也君弔卒殯謂

君親弔視殯畢而後歸也蓋氏云案大夫之喪至自外之禮見

視斂卒塗乃奠君喪節而踊然後出門是成節乃去也若大

夫介卒亦如之聘上介士也小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如者如



之不自以時服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為之棺上要義有則字

之明斂而不殯耳此其下於賓與上介也注云不具他衣物

也自以時服也者案此說恐非士喪禮君有致祿之禮豈他國

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為之棺而具衣

物以君不弔焉弔主國君使人弔親往者解經不弔為不親弔也

李氏云士喪禮君有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若賓未將

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侯間之後也以

正義曰未將命校勘記云未唐石經作來誤注謂侯間之後也

毛本謂作請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放俱作謂以已至朝

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監本今案賈疏云是鄭云以已至朝

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作已字解是也當作已○敖氏云此

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於廟如賓禮既則殯其柩於館注云

未將命謂侯間之後也者前賓入竟而外未至國此云未將命

則是將行聘享時故注以為侯間之後也侯間者前賓至下大

夫勞者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併以侯矣賓

曰侯間此後大夫帥至于館至明日乃行聘享事於此之時而

外則必以棺造朝也云以棺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者謂

賓入已至于朝將行聘享故以棺造朝所以體外者之心明必

達君命也朱子云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而

賓外則以棺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

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援聘以尸將事

之禮吳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侯間之後行此禮可也今

卒于竟內亦行此禮而吳人從之杜注又以為知禮胥失之矣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為之棺上要義有則字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注云不具他衣物

右出聘賓介外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



勞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三介言侯伯行小

又作饗盧氏文昭云注禮作醴而增此五字非是校勘記云案

集釋者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非是校勘記云案嚴氏聘禮正

誤不禮一條在醴不拜至之後明係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

聘不曰聘而曰問者以皆謂小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

與獻皆聘君之所謂小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

而巳不及夫國之所有而也享君與夫二人皆有之獻但及君

也注以獻為私獻非今案周禮司儀曰及禮私而私獻私獻言

於私面之後則是聘臣之所獻非聘君所獻矣盛說也是主人

不筵几下記云唯大聘有凡筵注云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

受於廟不筵几不行禮於廟也江氏筠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筵

郝氏云不筵几不行禮於廟也江氏筠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筵

席禮賓也面不升贊言不筵几乎鄭氏以為禮輕是也禮不以

不郊勞謂不行郊勞之禮也凡此皆禮之殺於聘者故注云記

貶於聘也其禮如為介三介大聘上介如為疏正義曰禮主國待

以為小也其禮如為介三介大聘上介如為疏正義曰禮主國待

者小聘使大夫五介子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介

注云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者謂所得於主國之禮與為大聘

上介同蓋小聘之賓與大聘之上介皆大夫為之故其禮同也

記 右小聘

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疏正義曰久無事則聘注以事為盟會

盟會之歲兩君業已相見又拘於定制使其臣更行聘禮則為

煩瀆故必久無盟會之事乃聘以通好此記補經所未及非於

是書經解

儀禮正義十八

疏正義曰注版毛本作板校勘記云



云版音板○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  
 享禮而儀節未詳故記補之故氏云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  
 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張氏爾岐云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  
 聘之期也今案此禮於聘享畢行之教訓卒為已也張說非  
 注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賈疏以臧孫辰告糴于  
 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為災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為時  
 事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為說是其義一也云名書文也今謂  
 之字者中庸曰書同文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  
 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  
 略同是名即今之字也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  
 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段氏注云二禮論語皆言名左傳反  
 正為之止戈為耜皆言文六經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  
 此言字之始也云策簡也方版也者鄭注既夕及中庸皆同蓋  
 簡以竹為之一片謂之簡編連謂之策莊子釋文云簡竹簡也  
 曲禮釋文云策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為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  
 於版是也方是一版不編連者張氏爾岐云字多書于策策以  
 眾簡編連也字少書于方一版可盡也賈疏云鄭作論語序云  
 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  
 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  
 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今案  
 賈疏原文作春秋策皆尺二寸據校勘記改二尺四寸下云考

經謙半之乃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

一尺二寸也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

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賓出而讀之

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徐本集釋楊氏俱重出讀之二字

通解不重主國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敖氏

有云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敖氏云公既受書客降

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是也云不於

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者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

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或有密事不欲使眾共聞之故也必

與客讀之者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云人內史也者周禮內史

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此使人與客讀者即內史  
 也儀禮釋官云諸侯有太史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  
 史尚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夫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與大戴禮  
 盛德篇盧注合考左傳諸國有大史而無內史有左史而不見  
 右史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  
 謂諸侯無內史失之矣云書必璽之者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  
 璽書追而與之是書必璽之者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璽書  
 報之也杜注云璽印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書  
 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即還玉之卿也束帛言其是即歸者  
 也疏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此反命蓋與還



玉同日注云為書報也者上云東帛加書將命此云明日君反命雖不言書明亦有書可知故注云為書以報之也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疏正義曰盛氏云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者言既報書即於明日館之者欲以便賓之早歸俾復書得早達於彼君故云書問尚疾也

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行用也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疏正義曰受行謂受命出使也入既受命於君出遂文資作齋見宰問幾月之資者宰制國用故也敖氏云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注云資行用也者謂行者之所也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朱子駁之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云古文資作齋者說文資貨也从貝次聲齋持遺也从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鄭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齋其義分別胡氏承琪云案鄭君雖謂齋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齋所給予人以

物曰齋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云杜子春云齋讀為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今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齋多作資見典婦功典泉注其義較古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齋者則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問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無既字案疏有別於其處臣也既字戴棟集釋據石經刪既今案既字因上節而衍刪之是也注少遂別於其處毛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於字張瀆引注亦無於字又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若北面節疏引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今案嚴本亦無於字有某字從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則同位也秦氏蕙田云敖氏以日朝為每日常朝其說甚鑿褚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注去謂前夕幣之問同位者使若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其處臣也注去謂前夕幣之時使若北面介立於左及將行也日幣之問蓋兼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若北面介不徒云夕幣而云夕幣之問蓋兼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若北面介有大夫有士常時朝位各異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是以別於臣之處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騎釋酒脯之奠於轅為行始也詩傳曰轅道祭也謂祭道路之難神春秋傳曰轅涉山川然則轅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



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轅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載涉山川張氏曰釋文也古文載作載疏釋經釋載之注云注載涉音同此載蓋跋字也從釋文又伏牲其上伏上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或字上陳闡葛本俱誤作土今案嚴本載涉山川亦作載集釋同段氏說文注云跋同音假借字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載詩泉水孔疏引此注伏上亦有或字云祖始也者釋詁文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轅為行始也者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從知在國門外者以經云出故也泉水孔疏云載祭皆於國外為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載既為祭名則祖不祭道之神是也釋如釋奠釋菜之釋敖氏云釋載者釋其所載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為案此解祭字較有分析盛氏云始行而祭曰祖載較壞也釋載者舍其所祭之物於轅上也鄭注月合乃載字的解案此以祖為祭名而載為設祭之處非鄭義矣月合孟冬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轅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轅上此每歲常祀也上經釋幣于行則為將行而釋幣以告之皆與此較祭有異故泉水疏云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載在家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是三者不

同後人欲牽合為一故多岐說云詩傳曰載道祭也者生民篇毛傳文云謂祭道路之神者此釋傳義以證載為祭名也云春秋傳曰載涉山川者襄二十八年左傳文云然則載山行之名也者謂載木山行之名而出行之祭亦因名為載也詩鄘風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載義同云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轅祭酒脯祈告也者此解所以釋載之義道路多有險阻故為載祭祈告之使無險患也此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而云或伏牲其上者蓋指天子諸侯禮而言故云或也又生民鄭箋謂載祭有尸此無尸亦天子諸侯禮異也周禮大馭職曰犯載遂驅之鄭注行山曰載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善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與此注義同說文解載字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載既祭犯載轅性而行為犯載是許義亦與鄭同去鄭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者凡送行飲酒謂之餞泉水詩曰飲餞于爾是也賈疏云韓奕詩韓侯出祖出宿于展顯父餞之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為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案此說可存云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者此謂委土為山乘車轅山而行也若有牲者則伏牲其上轅之而行說文及犬人注所言是也月合孔疏泥於載壞廣五尺之說引此注謂轅者唯車之一輪轅耳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轅今案此載祭與孟冬在家祀行之禮不同據注云委土為山則與常祀為載壞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



云其性犬羊可也者言載而用牲則犬與羊皆可用周禮犬人掌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又詩曰取羝以較是犬與羊皆可用也此鄭廣言釋較之禮非謂卿大夫較祭亦有牲也云古文較作祓者胡氏承瑛云祓為除惡之祭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此祓與較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

六等朱白倉朱白倉 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刻上象天圜地方也

以薦玉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 疏正義曰纁記孔疏引此記作也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藻 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

朱子云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纁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今案朱白蒼三采為六等必重言之而

義始明也今從之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字校勘記云蒼唐石經嚴本集釋故氏俱作倉通解楊氏俱作蒼戴氏震云蒼倉古

通用今從石經注象天圓嚴徐通解楊氏俱作圓以韋衣木板陳本作版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上今案毛本

上誤三〇圭與纁皆九寸謂長九寸也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凡圭所同也纁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

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與此同博言其寬也說文云刻銳利也案圭形上銳稜記疏云刻般也般上左右角各寸半也圭博三寸般上左右各寸半則成上銳之形矣賈疏云此記直言刻上

寸半不言左右文不具也 注云圭所執以為瑞節也者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掌節曰守邦國者用玉節蓋皆執以通信也

云刻上象天圜地方也者般上左右角則成圓形矣上圜而下方故云取象於天地也云纁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

就所以薦玉重慎也者纁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異而其大小長短悉與圭同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纁韜五采五就以

朝日鄭注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采也一采為一就今案纁記曰藻三采

六等與此同而字作藻鄭注藻薦玉者也就今案纁記曰藻三采畫之再行也孔疏案聘禮記云纁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是

也既重云朱白倉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二就三就三就其實采別二就

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其

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

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疏

云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即等也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

所引觀禮注今不可考耳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即纁記注所



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故李氏云等猶行也纁以薦玉蓋取  
 重慎之意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是也但據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玉則朝天子者不唯  
 公而獨言九寸之圭者舉公以例其餘耳云古文纁或作藻問  
 今文作璪者詳上經受命時賈人面而坐或積取圭坐纁下問  
 諸侯朱纁纁八寸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疏曰教  
 氏云朱纁者纁之采也存朱而加緣亦尚文之意上言朝玉與  
 其纁九寸故於此但言纁而不及玉省文耳今案以上文圭與  
 纁皆九寸推之則纁八寸者玉亦八寸也獨言八寸者亦舉以  
 例其餘耳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者謂降於朝天子也  
 李氏云此聘圭之纁采為一行二采其為再行與朝圭纁異周  
 禮典瑞曰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一以規聘八寸亦謂上公  
 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侯伯聘圭  
 當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瑑琮九  
 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  
 之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大小各如其瑞自相享各降  
 其瑞一等盛氏云注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今案  
 盛說是裸記疏引典瑞纁皆二采一就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  
 一等是二采其一就也與諸侯不同若作再就則與子男何異  
 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蓋於朝舉

天子則自相朝亦然於問舉諸侯則聘  
 天子可知故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也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皆用疏正義曰校勘記云  
 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今文絢作約注玉字重脩監本  
 誤作王上以玄下以絳為地二字今案注又云下以絳為地此  
 地字係言其本質非天地之字本誤衍○皆玄纁繫者謂朝  
 天子與問諸侯之纁玉皆以玄纁為繫也絢組者組有采色也  
 賈疏云上文纁縹縹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是解皆字之  
 義張氏爾岐云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即所以飾繫者今  
 案張說分別最明析放氏以皆玄纁為句謂朝聘之纁皆以玄  
 纁之帛為之表玄而纁裏其說無據不可從褚氏亦謂當依注  
 以皆玄纁繫為句注云采成文曰絢者論語素以爲絢兮馬  
 注云絢文貌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絢與此義略同云繫無事則  
 以繫玉因為飾者繫與組同為一物繫是其本組是其事則  
 連於纁非朝聘行事之時則以繫玉於纁而藏之有事則或坐  
 其組或屈其組以為飾之時則以繫玉於纁而藏之有事則或坐  
 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者謂繫之木質上用玄下用絳賈  
 疏謂上下皆據坐之上下言之是也經言纁注言絳者纁即淺  
 絳也云今文絢作約者胡氏云古从句之字每多作勻如詩昀  
 昀原隰釋文昀本作响然則絢約本一字說文有絢無約從禮  
 古文儀禮釋文云絢聲類以爲約字蓋聲類兼用今文玉篇以  
 約同絢本之聲類集韻以絢為絢則非確記注云絢施諸縫中  
 是青經解讀編儀禮正義十八



不得與絢混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齋皮馬肆猶陳列也  
 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  
 之也使者初行舍於近郊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  
 於朝付之者薛君禮也必陳疏正義曰上經問大夫之庭實唯  
 列之者不夕也古文肆為肆陳列也者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  
 馬故兩言之也注云肆猶陳列也者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  
 陳也國語歌鐘二肆注肆列也云齋猶付也者說文齋持遺也  
 周禮掌皮鄭注予人以物曰齋故云猶付也知大夫之幣宰夫  
 載而付之者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云使初行舍於近郊  
 者幣所以俟於郊之義也云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  
 可知故云互文也云不於朝付之者避君禮也云必陳列之者不  
 夕也者謂前此夕幣時不陳故此特陳之且欲與眾見之者不  
 古文肆為肆習也故書肆為肆杜子春讀肆當為  
 肆此為肆之肆非肆習之義故鄭不從古文

右記朝聘玉幣

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疏正義曰注云孫順也者  
 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說文孫順也字作孫段

氏注云凡孫順字从心儿孫通字从足今孫專行而孫廢矣今  
 案此經孫字及論語惡不孫以為勇者皆孫之假借云大夫使  
 受命不受辭者本莊十九年公羊傳文原書無使字大夫上有  
 聘禮二字此注引之以證不受辭者緣辭無常故也傳又曰出  
 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論語言專對  
 之證云辭必順且說者聘以修好陸鄰故也說與悅同辭多  
 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疏正義曰注云史謂策視者尚書金縢曰  
 為史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若辭少則不足以  
 達意故辭既順說矣又順戒此二者不可失之多亦不可失之  
 少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至極也今疏正義曰言於應事之宜  
 也極至也注云今文至為砥者胡氏云說文砥从厂氏聲或  
 从石作砥爾雅砥致也詩祈父靡所砥止箋云砥至也鄭以當  
 文易曉故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不受也對答問也  
 不從今文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不受也對答問也  
 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下句末唐石經嚴徐俱有辭字集釋通  
 也敢辭注曰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又賈  
 疏云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  
 注及疏文義考之下羨一辭字審矣又當疑注辭不受也之句  
 上更有一辭字傳寫者誤以注文作經文今減經以還注石經  
 是書經傳賈編儀禮正義十八







後有寢凡廟皆然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臥曰鬼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孔疏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此工商與庶人同故知有寢無廟也但士以上有廟有寢祭於廟薦於寢庶人則為寢以薦其先而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唯無廟為異王制注謂寢為適寢疑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但有下室而已未必有適寢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耳此工商之寢蓋亦在下室之東為之與下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室別為門牆故可以館客也

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掌客館者也客謂疏正義曰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使客下及士介也沐此為客之禮亦知之然則三日五日古通解管作館云管人掌客館者詳上經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右記賓館并管人所供

不致 不以東帛致命 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東帛致命者謂上草次饌也 禮故云草次也言輕者對歸饗餼大夫奉東帛致命為重

不拜 致命不拜也 方氏苞云賓初至力沐浴而會之 自潔清尊主

致命故不拜也 方氏苞云賓初至力沐浴而會之 自潔清尊主

致命故不拜也 方氏苞云賓初至力沐浴而會之 自潔清尊主

致命故不拜也 方氏苞云賓初至力沐浴而會之 自潔清尊主

右記設館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

使者 疏正義曰此即上經厥明訝賓于館之訝也 因經未言以

護客 訝何人訝故記補之 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有大夫訝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

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案此記悉與彼同 唯主聘而言故不言

諸侯卿訝也 敖氏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

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 今案若下士則當使庶人在

皇清經解

儀禮正義十八

三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盛氏秦氏皆駁之謂

當在賓聘享畢就館之時蓋以上經聘享畢有賓即館之文

與此同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

事于客鄭注次如令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案至于國賓入館下即云次于舍門外則敖說似是注云使

已迎待之命者張氏爾岐云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於賓

也今案鄭意蓋以此訝即大夫士之訝故又見之以其摯也復

下注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也疏正義曰又見之見賓也

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訝既將公命而又以其

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疏正義曰又見之見賓也

擊見之者以其將舍於賓館之外示相親也大夫賓既將公事

執鴈士執雉本周禮大宗伯文○注又復也詳下賓既將公事

復見之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疏正義

見之以其摯之毛本作訝校勘記云唐不經嚴徐集釋要義敖

氏俱作之通解楊氏俱作訝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見訝此

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摯不

相屬故改為訝傳寫者不知其意而沿之注云公事聘享問

大夫者謂聘君聘夫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公事既畢即

復見訝者答禮尚疾也云復報也者上文又見之以其摯注訓

又為復益取重義繼義謂既將公命而又見之也此不訓復為

又而訓為報者蓋取酬報之義謂賓之見訝報其來見之禮也

云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者賈疏云謂使者

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三禮札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為寶也疏正義曰

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

方是瑞與器殊今此瑞玉亦名器者對文異辭則通也尚書亦



曰五器注云言國獨以此為寶也者張氏爾岐云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盛氏云五等諸侯所寶不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公侯伯寶圭璋子男寶璧琮上用則已備不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故記明之今案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聘聘舊說謂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是據此經侯伯之禮書之若子男則聘用璧琮享用琥璜也此記言以聘不言享又節首言凡則是通五等言之盛說是也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

疏正義曰敖氏云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釋官云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

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為宗伯似魯獨立其官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注解宗

為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為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

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蓋使士為之宗人亦稱大宗見曾子問及祭統今案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

諸禮皆掌聘在廟行之故此賓初至之時主授次以為止息也次以帷者謂次以帷布為之周禮幕人掌帷幕鄭注在旁曰帷

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是也少退于君之次者賈疏云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敖氏云君謂朝君也蔡氏云君謂外諸侯來

朝者各有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同也吳氏章句云君之次者兩君相朝亦有次也此聘無君之次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

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校勘記云單疏要義俱無所門外大門外也卿大夫之使者謂卿大夫來使者

字似無者是卿大夫之使者謂卿大夫來使者也言次位有常處以見君之次與庶之次別也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

外上介屈纁授賓時敖氏云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授賓之時為然記者特於此發之耳注云慎之也者圭輕物而執之

如重以心存戒慎故也引曲禮者證執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

輕如重之義彼注云主君也克勝也

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

色足躡躡如有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鞠射如也射釋文作古文皇皆作王疏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集釋亦作窮張氏



曰爾雅云鞠窮也鞠窮蓋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  
 致思於其閒安知非鞠窮若踞踏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  
 矣從釋文盧文昭云廣雅鞠窮也上丘六下丘弓反與此  
 鞠窮字異音義同案左傳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此俗常語為  
 物名也二字本雙聲又案羣經音辨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  
 成說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則賈氏時儀禮經  
 注已俱作躬矣今案釋文載作躬之本則唐初已然嚴本亦作  
 躬今從之然鞠窮古義不可不知也下如授校勘記云授陳本  
 作受○此言賓執玉之容也注云皇自莊盛也者莊嚴也莊  
 亦訓盛蓋自矜嚴之貌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曲禮曰執天子  
 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謂與心平王氏士讓云平衡  
 則不亢故云讓放氏以讓為後君升堂褚氏云依注舉手平衡  
 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慎  
 可見非讓升之謂云志趨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者孟子曰夫  
 志氣之帥也注云志心所念慮也是志與念同下注又以志趨  
 為圈遯而行是審行步可知張氏爾岐云審行步者謂審乎君  
 躬如也至如有循皆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包氏云為君使以  
 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又引鄭氏云上如  
 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躡躡如有循  
 舉前曳踵行也皇疏云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離地如  
 車輪也今案曲禮曰執圭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曰執龜

王奉前曳踵躡躡如也孔疏躡躡言舉足狹數云古文皇皆作  
 王香胡氏云洪範皇極之敷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  
 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  
 自莊盛也義當為皇故不從古文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

后還也而後猶然後也疏正義曰李氏云授如爭承謂授玉  
 則授受時成何威儀秦氏蕙田云敖繼公以授如爭為句承下

如送為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為句趨授如爭為句皆非張氏爾  
 岐云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言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

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室而後賓退而下階若以下為下堂還為  
 出廟門恐非文次今案張說是也○注首毛本有爭鬪之爭

五字校勘記云五字嚴徐集釋俱無瞿中溶云今本因通解經  
 下引釋文而誤云重失隊也者解授如爭下階發氣怡焉再

承句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其失隊下階發氣怡焉再  
 三舉足又趨舉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

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疏正義曰叔氏云下階謂降而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疏沒階之時也於此言發氣怡

焉言又趨則向者之屏氣戰色足如有循可知矣○注至此云  
 舉足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至字通解有賈疏徐作遞釋文

字今案嚴本有至字從之又云卷豚而行也豚嚴徐作遞釋文  
 作豚張氏從之今案鞠躬如也躬集釋作窮云發氣舍息也

皇清經義 儀禮正義十八

皇清經義 儀禮正義十八



者經義述聞云下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兩舍字  
 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為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从予  
 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旴為韻春秋哀六年齊陳  
 乞弒其君茶釋文茶音舒公羊茶作舍此皆古人讀舍為舒之  
 證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此趨謂疾趨也曰又則入  
 時亦趨矣云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遜而行也者玉藻曰圈豚  
 行不舉足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圈豚與卷遜字同至  
 此云舉足則前此不舉足可知故注以志趨為卷遜行也又引  
 孔子之事以證之自升堂鞠躬如也以下皆鄉黨文集解引孔  
 安國云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如也皇疏云逞申也氣申則  
 顏色亦申故怡悅也沒階趨進沒猶盡也謂下諸級盡至平地  
 時也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論語釋文作沒  
 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謀也盧氏考證云史記仲尼  
 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簿之外不趨  
 正義及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  
 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陸氏以為誤非也及門正  
 焉容色復故此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容陳本誤作客○張  
 於威儀統指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說異疏正義曰校  
 氏曰溫本作鞠窮焉案以躬為窮與釋文合考鞠躬字經注凡  
 三見釋文於前注作音不云下同蓋偶遺之實皆作窮耳○此

入門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也鞠躬焉敬謹之至見於容也  
 其所以敬謹者唯恐王之或失隊也注云記異說也者上已  
 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及享發氣焉盈容孔子之於享  
 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及享發氣焉盈容孔子之於享  
 禮有疏正義曰盛氏云發氣與聘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  
 容色疏於而矣聘注於敬享貴於和故其容貌如是○注發氣  
 校勘記云嚴徐本無氣字今案各本有氣字是也云發氣舍  
 氣也者舍氣即舍息詳上云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者亦鄉黨  
 篇文引以為為眾介北面踰焉舒揚疏正義曰敖氏云於享乃云  
 盈容之證也眾介北面踰焉舒揚疏正義曰見聘時之不然也  
 然則眾介容貌之變其節亦略與賓同矣盛氏云眾介謂自上  
 介而下也此蒙及享之文當以敖說為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  
 從入明矣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踰動貌是有舒揚之意詩  
 公劉踰踰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踰踰有  
 行列私覲愉愉焉和敬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愉愉釋文作兪兪  
 貌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出如舒鴈  
 此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出如舒鴈  
 篇曰私覲愉愉如也集解引鄭氏云愉愉顏色和也出如舒鴈  
 威儀自然而有疏正義曰出謂出廟門也如舒鴈張氏爾岐以  
 行列舒鴈鷺為兼指賓介蓋謂賓介同出而行有次序如  
 舒鴈然詩曰兩鴈鴈行是可證也○注舒鴈鷺者爾雅釋鳥文詳  
 字張氏從之嚴徐本俱無也字云舒鴈鷺者爾雅釋鳥文詳



禮士昏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疏正義曰注云復記

云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

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今案記文

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

聘使鄰國不可限越失容以為君羞也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閒猶代也土

畜獸同類可以相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土物徐陳土俱作土

代古文閒作干一誤云隨入不並行也者凡庭實以四為

禮或四皮或四馬執之牽之者不並行是相隨而入也相隨而

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

先宜兼皮馬言入門以面為左而西上故左先也云閒猶

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

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者是釋所以相代之義

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畜之一二

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然同為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

氏云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教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閒而

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閒為干者干是假借字鄭據爾雅釋詁訓

閒為代其義較顯故不從古文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廐也餘

正義曰此幣字蓋統謂玉帛皮馬也言主人受賓之幣唯馬則

出之於廐餘物皆向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觀

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皆

禮士昏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疏正義曰注云復記

云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

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今案記文

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

聘使鄰國不可限越失容以為君羞也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閒猶代也土

畜獸同類可以相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土物徐陳土俱作土

代古文閒作干一誤云隨入不並行也者凡庭實以四為

禮或四皮或四馬執之牽之者不並行是相隨而入也相隨而

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

先宜兼皮馬言入門以面為左而西上故左先也云閒猶

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

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者是釋所以相代之義

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畜之一二

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然同為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

氏云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教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閒而

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閒為干者干是假借字鄭據爾雅釋詁訓

閒為代其義較顯故不從古文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馬出當從廐也餘

正義曰此幣字蓋統謂玉帛皮馬也言主人受賓之幣唯馬則

出之於廐餘物皆向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觀

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皆



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東帛也慶之斯欲衣倉

是主於幣而禮疏正義曰注慶之校劫記云陳閔監葛慶俱誤

之本意不見也疏作受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東帛也

者鄭以上貨為聘玉故以此幣為享時所用東帛東帛為人所

造成與天地化生者異云慶之斯欲衣倉之君子之情也是以

享用幣所以副忠信者禮曰忠信本也忠信即其愛之之情有

是忠信之實乃用幣以將之重禮不重幣也云美之則是主於

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美是人工極其華麗則徒見幣之美

而不見禮意是禮為其所掩沒矣敖氏云言此者見幣之不必

美也張氏爾岐云注以自覆幣謂東帛也幣疑當作蔽字自覆

蔽謂其可為衣也褚氏云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為句幣謂東

帛也為句今案張說較勝○案荀子引聘禮志曰賄在聘于賄

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實當視賓文聘禮而為之財也賓

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

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疏正義曰注云賄財也者詳前案

幣為之禮古文賄皆作悔疏上言貨與幣是聘君所以聘享

主國者此云賄即賄用束紘及出有贈賄之賄乃主國所以遣

聘國者蓋亦不可過禮也云于讀曰為者士冠禮定之于假注

云于猶為也是于為聲義相近故讀從之云言主國禮實當視

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者鄭讀于為為而又訓在為視言主國

亦不可致禮於賓國者當視賓國聘禮之厚薄而為之財不可

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

束紘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云古文賄皆作悔者胡氏

右記庭實貨幣之左

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疏正義曰注云藉謂繅也繅所

已詳前繅亦稱藉典瑞曰繅藉五采五就陸氏佃謂經言

繅又別言藉則藉非繅著矣其說誤但此記無藉者襲則指圭

璋特達而言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鄭注藉

藻也褻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褻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

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褻亦是也案有藉無藉當

以此注後條為是孔疏禘引各家說而無斷制如所引熊氏說

謂朝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



楊所以不同先儒以坐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此說非也陸氏  
 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楊氏復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  
 時其人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  
 之時其人則襲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  
 藉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坐纁為有藉執圭而屈纁為無  
 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  
 以知先儒之說為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為是耶竊詳經文楊襲  
 是一事坐纁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方其始受君  
 命也賈人啟櫝取圭坐纁以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  
 使者坐纁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纁以授買人是時授  
 受凡易四手有屈坐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  
 賓在席門之外賈人啟櫝取玉坐纁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纁  
 以授賓經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坐纁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逮  
 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閒及公側授宰玉而後楊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  
 則楊故鄭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  
 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坐纁之文焉聘禮既畢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  
 坐纁北面介執璋屈纁主於其左又有坐纁之文而無楊襲  
 之禮蓋圭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禮之正  
 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

坐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為禮之正故辨  
 楊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坐纁為文而不以楊襲  
 為禮豈非玉為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  
 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泯然經  
 文粲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汨之邪教氏曰藉謂束帛  
 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為藉所謂  
 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執玉之無藉者襲則  
 於其有藉者襲可知乃不言之者楊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王之  
 時為然故也今案陳氏陸氏楊氏皆主曲禮注後條而楊說更  
 詳密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襲而不言有藉者襲則教說亦可從  
 耳

右記楊襲之節

禮不拜至

以賓不於是始疏正義曰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

享畢禮賓

時事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當是謂聘

見聘有拜至

與經文互相備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

而言賈云

聘時不拜至非也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

知此文乃

台下文禮尊于束帛及祭禮再振為一節耳或曰士

皆禮禮賓

拜至記者恐人疑凡禮皆然故特明之見聘禮與昏

禮異也義亦通云

今文禮為禮者胡氏云今文作禮義自可通



惟鄭於士冠士昏請禮賓既皆破為禮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壘今文作禮者不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壘古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尊器如豆而卑文作禮者不用也

疏正義曰箱毛本作箱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本集釋俱作箱箱正字廂俗字○敖氏云士冠禮禮尊于房中勺解角柶脯醢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勺解籩薦脯五臠祭半臠橫豆之類亦宜近之今案瓦大豐詳燕禮

之臠脯如版然者或謂疏正義曰此禮實時所用薦脯祭禮再之臠皆取直貌焉疏也餘詳鄉飲酒及鄉射記

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後扱疏正義曰詳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

以出賓之士訝受之執以出矣士介從者疏正義曰主人之庭實也則主人遂以出矣疑義云則上經注所謂主人牽馬者從出也以經無文故記補之注云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者庭實四馬賓自執左馬以出則使人牽以出者止三馬也云士介從者以云賓之士明是士介從者可知上經注云從者士介與此同上經從者訝受馬受賓自執之馬此云士訝受之受其餘三馬也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疏正義

曰言既覲則獻行於覲後矣覲與獻皆是私禮而覲有定獻或有或無不定故言若也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者獻無常物有珍異則奉之以獻云時有云或皆不定辭也云所以

自序尊敬也者序當作遂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已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也臣之於君與子之於父同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亦

是此擯者入告出禮辭獻其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意物禮疏正義曰司儀職曰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吳氏

輕禮重入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東面坐取獻

門奠幣也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疏正義曰禮請受詳上經士介私覲節

而自後右客也疏云宜並受也者賓東面坐奠獻擯者東面坐取獻是時受皮者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為解也李氏云擯者

上經享時云受皮者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為解也李氏云擯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固辭公荅再拜受於賓也疏正義曰校賓後於賓北取幣賓固辭公荅再拜受於賓也者敖氏云荅則拜非為唐石經作再誤注云再拜受於賓也者敖氏云荅則拜非為受也此說是然則公荅再拜者荅賓之再拜稽首也云固亦衍



字者賈疏云以其上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不固辭故云  
 衍字今案云亦者亦上經士介私觀時賓固辭之固為衍字也  
 說詳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辭相贊也古疏正義曰相拜者  
 彼注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辭文闕為蹙疏所立上經云門  
 中此云闕外文互見也相拜立干闕外則內得贊君外得視賓  
 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私獻偶然事不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疏正義曰注云  
 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疏兄弟謂同姓  
 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古人同族多稱昆弟其稱兄弟則兼異姓  
 有親者言之注云婚姻者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  
 父為姻兄弟也云甥舅者據詩類升兄弟甥舅也云問猶遺也  
 謂獻也者遺是以物與人之名鄭解問為遺以別於聘問之問  
 謂此問與上君獻一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言惟兄弟之  
 國獻君井及夫人其他非兄弟之國難於君有獻亦不及夫人  
 矣經言若者對非兄弟者言也敖氏引或說問猶聘也謂此問  
 夫人即經所謂夫人之聘享徐氏卓云夫人之聘享不專主兄  
 弟之國言此記明言兄弟  
 之國究當以鄭注為是云

右記觀後賓私獻

若君不見

君有疾若他疏正義曰注疾校勘記云陳闡俱誤作

之外或新

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疏正義曰注云大夫上卿也

有哀慘

卿者以其代君受聘享當自下聽命自而階升受負右房而立

實降亦降

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階唐石

還圭然者案自下

命注云聽命於下敬也同自而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還圭時

升自而階自左南

者謂還圭時賓在左受之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故

云易處也云今文

鄭從古文不禮文禮作禮疏正義曰不禮謂聘享畢不禮

其聘享則當禮之也

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敖氏古誤作今注云辭正主也者

正主謂君以大夫

然如君行禮賓之禮故云辭也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儀禮正義十八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  
 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疏  
 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正義曰經惟云卿大夫勞賓不辨幣之所及與不釋服之節故  
 記明之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放氏云服皮弁服  
 郝氏云朝服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放氏為長注云以與賓  
 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者是釋所以不釋  
 服而往勞之故褚氏云見勞賓者先於致饗餼今案記云幣之  
 所及皆勞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  
 使者也者謂三卿五大夫中惟未嘗使至己國之下大夫幣有  
 不及耳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  
 及則已往有嫌也者言幣未及已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  
 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斯時賓尚未問  
 卿大夫何以知幣有及有不及蓋賓請有事之時即舉所問之  
 人一一言之因知幣之及已先往勞也某子某子如高子國子  
 類之

右記勞賓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羹飪謂飪一年也肉謂之羹唯  
 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

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十介  
 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禰不祭可也古文羹為羔飪作臚  
 疏正義曰注云羹飪謂飪一年也者即歸饗餼之飪也云肉謂  
 言賜饗有飪有腥又有餼今唯言飪則其他不祭可知論語君  
 賜食不祭者以恐或餒餘此歸饗是禮飪又主君潔烹以賜  
 者故必祭之不忘先也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  
 父卒則祭禰者以經云筮一尸而云若昭若穆則或昭或穆  
 不定故知有父者祭父無父者祭禰也容父在者謂或昭或穆  
 疾或父已請老于為大夫出使在外也敖氏云尸云筮則子弟  
 之從行者眾矣又云唯羹飪之文意外也敖氏云尸云筮則子弟  
 尸者嫌并祭祖禰當異尸也韋氏協夢云敖謂竝祭祖禰而唯  
 一尸若然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褚氏云  
 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其一若如敖說則何昭穆之有下皇  
 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今案敖說之非盛氏及江氏筠亦  
 俱辨之云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者士介但有餼而無饗故  
 不祭若然則上介賜饗亦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  
 幣於禰不祭則上介賜饗亦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  
 者賤不載主也今案大夫士無木主詳士虞禮陰厭節盛氏謂  
 賤不載主未確至謂士初行亦告禰揆之出告反面事如存  
 之義士當亦與卿大夫同矣云古文羹為羔飪作臚者胡氏云  
 案說文臠本从彌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羹為羔者  
 皇清經解



蓋字之爛脫飪作脰者脰當作稔說文飪大孰也此古文蓋俗穀孰之稔為之傳寫又誤作脰耳爾雅饋饘稔也釋文稔本作飪此二字互借之證郊特牲脰祭脰亦稔之誤○賈疏云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本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後人駁之謂上經釋幣即埋之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不云載之以出行以備參之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為祝者大夫疏正義曰云孝孫又云考者上文云若昭若穆故此亦兩言之故氏云字祖而諡考亦假設之辭注云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禮運曰大夫具官非禮也則攝官其常故注云然此僕為祝者亦是使僕攝祝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是君與大夫出境祝不從行故使僕為之釋官云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宋祈如饋會之禮如少牢饋會之禮不言少於是大夫之臣有祝矣如饋會之禮如少牢饋會之禮不言少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此因事而祭故惟筮尸無筮日又無主婦助祭且館於大夫之廟記云如者亦略倣其大節為之耳注云今文無之者蓋鄭於假器于大夫器不敢以君之疏曰王氏字句閒亦必審擇所從也

假器于大夫器不敢以君之疏曰王氏字句閒亦必審擇所從也

氏士讓云案為聘使不得將祭器以行必假於大夫者爵同也曲禮曰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去國冀反者如此

則出聘者不以祭器行可知矣注云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者盛氏云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於賓者亦可為祭器而臣不敢用也

盼肉及廋車盼猶賦也廋度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用也

疏正義曰注云盼猶賦也者禮記王制名山澤不以盼鄭注盼讀為班周禮匪頒之式鄭司農云頒讀為班布之班是盼與蓋皆分物與人之意故以盼猶賦解之云廋度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古文盼作紛

考周禮廋人下士而中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為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廋人下士而中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為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

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圍人駕又孟氏選圍人之壯者是大夫亦

有圍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

車鮑點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或曰廋車蓋廋人巾車之臣差

屬從聘賓行者云賦及之明辯也者此謂大夫受饗而祭祭訖

盼肉廋車賤官亦及之明其下逮無不辯也云古文盼作紛者

益由形近致誤故鄭不從

右記賓受饗而祭

聘日致饗急歸大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日唐石經作自誤注急歸

是書經解讀扁儀禮正義十八



有○聘之日行聘享畢禮賓禮賓後私覲賓即館又卿大夫勞賓其事繁矣乃於是日即歸饗餼是急歸大禮也夫禮謂饗也

明日問大夫也古文曰問夫人也疏正義曰注云不以媿日問問大夫而以聘之明日問大夫是不以媿日也云古文

曰問夫人也者胡氏云蓋涉下文夕夫夫人歸禮而誤耳夕夫

歸禮也與君異日下之疏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夕

今文歸作饋者詳前君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

使卿章弁歸饗餼下疏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夕

饗餼之數稍稟會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疏曰句

十日也既致饗旬而稍謂致饗之後十日而賓猶未歸則更致

稍會恐米禾之不繼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

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積膳獻鄭注膳

獻禽羞俶獻也此天子禮請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

禽毛本作乘謂校勘記云謂嚴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

古文既為餼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為既云十行本

以餼為經內饗餼之餼非既致饗之既也若以為既致饗之既

則既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嚴本及

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旁云稍稟會也

者詳上經唯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言此

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

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

也故致之亦以雙為數方氏苞云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為偶

也故致之亦以雙為數然則乘禽即謂身之雄雌並行者矣云謂鴈

鴛之屬者爾雅曰舒鴈鴛舒身鴛莊子命豎子殺鴈而烹之左

傳饗人竊更之以驚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為證也云其歸

之以雙為數者謂歸禽如其饗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

日五雙謂賓也賓饗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

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賓與上介

耳若士介則閒日矣胡氏承琪云古文餼為既案饗餼字本作

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齊人來饋諸侯繫

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禮朝

事私覲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稟之首案一切經音義

有○聘之日行聘享畢禮賓禮賓後私覲賓即館又卿大夫勞賓其事繁矣乃於是日即歸饗餼是急歸大禮也夫禮謂饗也

明日問大夫也古文曰問夫人也疏正義曰注云不以媿日問問大夫而以聘之明日問大夫是不以媿日也云古文

曰問夫人也者胡氏云蓋涉下文夕夫夫人歸禮而誤耳夕夫

歸禮也與君異日下之疏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夕

今文歸作饋者詳前君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

使卿章弁歸饗餼下疏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夕

饗餼之數稍稟會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疏曰句

十日也既致饗旬而稍謂致饗之後十日而賓猶未歸則更致

稍會恐米禾之不繼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

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積膳獻鄭注膳

獻禽羞俶獻也此天子禮請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

禽毛本作乘謂校勘記云謂嚴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

古文既為餼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為既云十行本

以餼為經內饗餼之餼非既致饗之既也若以為既致饗之既

則既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嚴本及

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旁云稍稟會也

者詳上經唯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言此

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

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

也故致之亦以雙為數方氏苞云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為偶

也故致之亦以雙為數然則乘禽即謂身之雄雌並行者矣云謂鴈

鴛之屬者爾雅曰舒鴈鴛舒身鴛莊子命豎子殺鴈而烹之左

傳饗人竊更之以驚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為證也云其歸

之以雙為數者謂歸禽如其饗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

日五雙謂賓也賓饗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

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賓與上介

耳若士介則閒日矣胡氏承琪云古文餼為既案饗餼字本作

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齊人來饋諸侯繫

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禮朝

事私覲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稟之首案一切經音義



疏正義曰注其受之也毛本也作止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敖  
 俱作也通解作止下句敖作上介受之以入告今案嚴本及  
 各本俱作上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同惟文有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同惟文有  
 詳略耳彼注云加猶多也云面前也詳士冠禮云其受之也上  
 介受以入告之至乃入授大略如私獻儀節惟士舉其餘從之  
 私獻節無此文蓋約士介面卿時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  
 文也賓不辭以記無辭文拜受於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  
 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微物乃使  
 賓日日亟拜乎下云上介相拜亦非李氏云記云凡獻知受之  
 如受賓私獻之禮也不辭者歸禽禮輕上禽羞俶獻比其致也  
 介受如賓士介受於門外皆做受饗饋禮禽羞俶獻比其致也  
 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疏正義曰注  
 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疏比放也校  
 勘記云監本比誤作此云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者放  
 與做同謂其致禽羞俶獻之禮略與歸乘禽同也餘詳上經燕  
 與羞俶獻無常數下○吳氏疑義云注以放訓比謂禮如乘禽  
 不知彼生此熟身能做而行之乎經義述聞云全經之例兩事  
 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  
 屬下句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  
 乃請觀也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  
 今案此節文義難解述聞以為有脫誤者近之

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級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疏正義  
 曰王氏士讓云案聘禮有請觀之舉放氏疑聘日不給且譏非  
 禮以為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饗餼之  
 卿以達於君而已非即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  
 即日問也方氏包云請觀事微故不特請而假於致饗餼者以  
 達之其入觀之日則惟主君所命非受饗餼之日旋請旋帥以  
 入也今案王說方說甚是下文云訝帥之乃終言其事耳李氏  
 云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大史氏皆其  
 事今案觀樂觀書皆可為請觀之證鄭專主宮廟言者以下有  
 自下門入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入疏正義曰注云  
 之文也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入疏正義曰注云  
 游觀非正也者聘享等事是正事皆自大門入此游觀非正故  
 自下門入下門蓋即便門之類吳氏章句云下門其偏隅有門  
 如闈門歟

右記賓游觀

各以其齋朝服

此句似非其次宜在疏正義曰注此句下嚴本  
 凡致禮下絕闕在此疏有似非其次四字末有

是皆經罕責備

儀禮正義十八

三



絕爛在此四字今本俱脫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敖氏俱有通解與今本同云此句似非其次在凡致禮下者鄭以下文凡致禮為致饗食之禮上經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下有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故知各以其爵朝服當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也盛氏云其謂賓與上介也致賓以卿致上介以下大夫朝服殺於致饗也今案盛說頗明或以此句屬上非節

右記致禮者之齋服

士無饗無饗者無償謂歸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唐石經嚴徐李氏曰當為償今案監本毛本已改從償○上經歸饗云士介四人皆餼大牢是無饗也上賜饗法以饗為大禮之盛者故無饗則禮從簡略不償使也上經已言無償但未言其義故記明之

右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此句亦非其次在疏正義曰校亦非其次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俱有通解又無之字○大夫不敢辭謂賓問卿時賓者出請事但入告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賓私覲退即請有事於大夫君已禮辭而許之矣故不敢辭也

右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加籩豆謂其實也亦疏正義曰往云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實於饗筐饗禮今也疏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者即上經致饗以酬幣是也云其其實與上介也者上經實與上介君皆饗之唯士介不言饗故知其者指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者謂其所實之物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菱芡桌脯菹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醢蒲醢醢醢落菹雁醢筍菹魚醢是也以夫人歸禮推之則賓加籩豆當各六士介加籩豆當各四左傳昭六年晉侯饗季武子有加籩是其實證矣記言此者恐人疑加籩豆在常禮之外致饗或不用故特明之皆言者皆實與上介也云亦實於饗筐者校勘記據單疏要義無筐字疑為衍文盛氏以注約公食禮言之謂豆實於饗籩實於筐但記不言籩筐亦非筐或謂豆實濡物實於饗籩實乾物實於筐說亦可從云

再饗下言此以見無文可證耳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疏正義曰注饗校勘記云陳閔監葛楊氏俱誤享○此申言致饗唯賓與上介不及士介也士介無饗已詳上無饗者無饗禮以其卑且壽歷年實扁儀禮正義十八



也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正義曰上經大

略下聶氏有也字米幾種及筐大小故記明之校勘記云注

士介在內不知記明言餼大夫不云餼士又鄭上經注謂眾介

謂筐止入而每筐容米五斛是器寡而大對

君餼米百筥筥半斛器小而多者為略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疏正義

曰注云謂已問大夫事畢者問大夫亦是公事以其幣物公家

具之且奉君命以行也鄭恐人疑既將公事為行聘享事畢故

特明之云請歸不敢自專謙也者蓋問大夫畢即請於主國以

定歸期是不敢自專也云主國問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

也昔獻謂俶獻無日數言非一日所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

唯稍疏正義曰上經已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此復記之

不拜疏者賓受君饗餼受夫人歸禮受饗會燕皆明日拜賜于

朝經皆未言訝聽之故此總記以補之也訝聽之義詳

上經注云唯稍不拜者明稍以外無不拜稍禮詳前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饗會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

禮已於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請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

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介大夫也雖為賓猶卑於君

右記致饗與無饗

右記大夫餼賓上介之實與器

右記賓請歸拜賜

右記燕聘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

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

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

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于其能國乎厚賄之

此謂重賄反幣者

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

也今文曰賄反幣

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

子札聘魯遂聘齊聘鄭聘衛聘晉是所聘不一國

此則特為己

國來聘訖亦不復往他國是無行也

秦而乞術聘魯事在左傳

文十三年彼云厚賄之是贈聘使此云重賄是報聘

君二者不

同鄭特引以為重賄反幣之證耳

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

者上經賄止用束紘今則加厚之反幣主國所以報享者

土經

唯言禮玉束帛乘皮而已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

重賄反幣釋之非

賄而又盡反其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

故以贈幣釋之非

今案盛說是也云今文曰賄反幣者古文作重賄反幣

今文無

重字案無重字則厚答聘

君之意不見故鄭不從也

右記特聘空加禮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此贊君拜聘享疏正義曰校

勘記云曰上集釋通解俱有辭字

此及下三節即上經公館

實時所謂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之四事也

因經未言贊拜之辭故記補之

注云在存也者君以社稷故

謂在即存問之意周禮大行人曰歲徧存是也

君以社稷故

在寡小君拜

此賚拜夫人與

疏正義曰注云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

同主社稷故其辭鄭重如此若曰君賜寡君延及寡小君是以

主君當其忠矣注云夫夫與君不敵故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曰

寡君拜命之辱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曰

下止云拜者是首文其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此節在寡小君

未亦當曰寡君拜命之辱也君賜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

之辭賜也

又拜送拜送賚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

大夫曰老

又拜送拜送賚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

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嚴徐集釋俱在君

下皆在君賜寡君之上唐石經及謝子祥郝敬張爾岐盛世佐

諸本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為順今案以上經文次

考之送賓在問大夫之後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校勘記又

云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空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

徐集釋俱如是今本作此亦非其次空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

下七字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空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

是皆經罕賚扁儀禮正義十八



謂自日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竝當承上記明曰君館之  
下也李氏云案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此贊拜辭在重  
節正相當其次宐在此今案李說與注異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于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賓將遂去是館  
所以謝之不致不拜疏正義曰主毛本誤作王校勘記云注所  
不以將別崇新敬也疏以謝之下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教氏俱  
有也字楊氏無○教氏云必釋於此者明為館故也皮亦在堂  
禮之變也今案館有主人而賓釋皮帛以謝之則其館於大夫  
士家之廟益可見矣注云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  
者此亦將去示禮有終之意教氏謂難乎其為授受恐非

右記賓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響之樂與嘉疏正義曰來使謂來聘教氏云響  
倉燕之禮但言響者過則餽之餽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  
舉其盛者言之也聘而誤主君不親響倉所以愧疏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

聘而誤主君不親響倉所以愧疏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  
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本通解楊氏俱作腥集釋作生云餽之腥致其牢禮也者腥  
謂敵而未烹左傳餽牽竭矣服注腥曰餽是餽亦訓腥蓋不親  
響故腥致之也云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者張氏爾岐云

君有故亦不親響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響故致辭異也引聘義  
者證有過不響之事云不言罪者將執之者案罪失誤之大  
而巳亦不餽之也鄭云罪將執之者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  
大夫者然恐非古禮也教氏以過為上經若過邦之過餽即餽

之以其禮之餽又以下節其介為介響賓有介者尊疏  
介之上有關文皆謬解斷不可從其介為介響賓有介者尊疏  
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響之而言謂響賓之時以賓為賓即以從

賓來聘之上介為介故云其介也必知介為上介者教氏云士  
介賤不可以與王君為禮故也今案上經響倉賓介不及士介  
是其證矣李氏云春秋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兼響晉介不及士介

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語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叔向蓋為趙孟介而從響者倉禮介雖從入不從倉也○注  
賓尊汪氏中校本改為尊賓義似較勝云響賓有介者對燕

禮飲酒賓主行敵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響倉致之卑不與疏  
鄉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楊本無○  
正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楊本無○

大客敖氏以為朝君賈疏以為大國之卿案三禮札記云周禮  
儀禮正義十八

儀禮正義十八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外言之其要服以內賓客不分大小也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不分別大小國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約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曹是而遂廢而其大夫得與趙孟叔孫約同享豈以大國之卿後至而遂廢小國之卿饗食之禮乎賈說非矣司儀職雖以諸侯相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然對文異散則通此篇賓客多通稱則大客即謂諸侯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敖說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疏正義曰小聘不筵几故特明之大聘有几筵者即上經行聘時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也言唯則小聘之無几筵亦見矣詳上經小聘曰問下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疏正義曰注今文簋為逾毛本文誤八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文云秉十六斛者上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者數與與同云今文數為逾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疏正義者詳上經車秉有五簋下

云謂一車之米者謂二百四十斗為一車之米也二百四十斗即二十四斛也上經歸饗餼云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簋蓋每車有一秉五簋也一秉十六斛五簋又八斛是四秉曰筥

謂刈禾盈丰之秉也筥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稍疏正義曰聚把有名為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斂疏注萊易

本作易案萊易二地名故云之閒或誤作易遂誤字陽今案嚴本有作易者嚴本與釋文合萊易二水名漢書故安易水東至范

陽入濡水亦至范陽入冰此萊字當即冰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者

上文云十簋曰秉鄭恐人以此秉與上秉同故特辨之云筥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稍聚把有名為筥者案周禮掌客注云

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柁之柁謂一

筥也是筥為櫛名不特此秉非數秉之秉即此筥亦非筥筥之

證秉筥之為禾數也毛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

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筥謂一齊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

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其字同數異矣



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百秉

疏正義曰案上云四秉曰筥則十筥曰稷四十秉也十稷曰

勘記云綴闕本作稷誤釋文通解俱作綴今案嚴本作綴云

一車之禾三秬者即上經歸饗餼云禾三十車車三秬也云為

千二百秉者一秬四百秉三秬是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

也掌客注云禾稟實并刈者也亦引此記云每車三秬則三十

稷也稷猶束也然則筥為束之名稷為已束之名十筥曰稷

則四十把共一束也云古文稷作綴者案說文糸部無綴字惟

禾部稷下云布之八夫縷為稷胡氏云布縷之縷古字蓋借總

為之說文稷下注解疑有脫誤稷字从禾當為禾數故鄭從今

文○自四秉曰筥至此皆言禾數也

右記明致饗米禾之數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十五終

漢州張祥麟

新陽汪之昌校

